

尚書集注述疏

尚書集注述疏卷二十八

順德簡朝亮述

周書

文侯之命

此平王策命晉文侯爲方伯也。蓋幽王娶於申。曰申后。生
大子宜臼。既而得褒姒。嬖之。生伯服。史記曰。幽王廢申后
及大子。以褒姒爲后。伯服爲大子。申侯怒。與緡西夷犬戎
攻幽王。遂殺幽王驪山下。虜褒姒。盡取周賂而去。諸侯乃
卽申侯而共立故幽王大子宜臼。是爲平王。國語曰。晉文
侯於是乎定天子。此平王所以策命之也。殷。古通弑。○謹
案幽王之禍。黍離閔焉。若申侯若犬戎者。平王及其臣所

不與共戴天之讎也。不可以知有母而不知有父也。不可以偏安而莫振宗周之恥也。平王所以命文侯者。何爲而不念之乎。蘇氏曰。宗周覆矣。平王宜若衛文公。越句踐然。今其書乃旋旋焉。與平康之世無異。春秋傳言厲王之禍。曰。諸侯釋位以閒王政。宣王有志而後效官。予讀文侯之命。知平王之無志。東周之不復興也。蔡氏曰。平王以申侯立己爲有德。而忘其弑父爲當誅。方將以復讎討賊之衆。而爲成申成許之舉。其忘親背義得罪於天已甚矣。何怪其萎靡不自振哉。然則是命也。孔子以示戒於天下後世而存之與。

大音太曰音舅。張報平聲。姒音似。嬖音臂。繒音增。殺音弑。驥音。驥音。驥音。魯路音路。句音。講。關去聲。

述曰。書序云。平王錫晉文侯。拒鬯圭瓚。作文侯之命。釋文云。馬本無平字。經稱王若曰。父義和。史記集解引馬云。父能以義和我諸侯。此不言文侯字義和也。史記晉世家以爲襄王命文侯重耳焉。劉向新序同。今不從者。經言義和者三。如非其字之稱。於文未適也。僖二十八年左傳言襄王賜晉侯者。弓矢秬鬯。與此所命同。而曰用平禮也。非謂用平王此禮乎。詩旱麓毛傳云。九命。然後錫以秬鬯圭瓚。此周官所謂九命作伯也。卽曲禮所謂職方之伯也。詩白華序云。幽王取申女以爲后。又得褒姒而黜申后。取與娶通。詩小弁毛傳云。幽王取申女。生大子宜咎。又說褒姒生子伯服。立以爲后。而放宜咎。曰。與咎通。詩正月云。赫赫宗

周。褒姒威之。毛傳云。褒國也。姒姓也。昭二十六年左傳言幽王云。天不弔周。王昏不若。用愆厥位。攜王奸命。諸侯替之。而建王嗣。用遷郟鄩。此王子朝之辭也。所謂諸侯者。晉文侯。鄭武公也。詩譜云。鄭武公與晉文侯定平王於東都。其事也。隱六年左傳云。我周之東遷。晉鄭焉依。蓋依於此也。然所謂攜王者。何哉。杜注云。攜王。幽王少子伯服也。王嗣宜曰也。孔疏引劉炫云。幽王立伯服爲太子爾。而呼爲攜王者。或幽王死後。褒姒黨立之爲王也。又引汲冢書紀年云。伯盤與幽王死于戲。申侯。魯侯。及許文公立平王于申。虢公翰立王子余臣于攜。周二王竝立。二十一年。攜王爲晉文侯所殺。故引束皙云。舊說攜王爲伯服。伯服。古文

作伯盤。非攜王。而孔疏不謂然也。蓋從杜注焉。古文者汲冢古文也。卽竹書紀年也。自孔疏言之。則唐本也。馬氏驥云。文侯之命。平王報其立己之功。望之以般攜王也。平王既立于申。又使周人爲之戍申。則王之弑不可謂非平王之志矣。諸侯知其冢嗣之當立也。不知其與弑之當誅也。虢公知其與般而立攜王。文侯般攜王而平王之位定。此據紀年推之也。然杜於左傳後序言紀年者詳矣。言汲冢書散亂。古文不能盡通。且言其與經傳乖異。是奚足據乎。杜注所以不言攜王余臣也。釋言云。替廢也。左傳言諸侯替之而建王嗣。是旣廢彼而後立此也。安見二王竝立乎。又安見二十一年之久而始般之乎。如攜王余臣以大子

與殺故而立也。則傳何以言其奸命乎。今日奸命。則杜言伯服者不誣也。晉語云。褒姒有寵。生伯服。於是乎與虢石父比。逐太子宜咎而立伯服。太子出奔申。繇是言之。則立伯服者。虢石父也。謂虢公翰立王子余臣者。豈其實邪。且平王之罪。謂其忘讎是也。謂其與弑非也。苟其與弑。則重耳之命。尚何以用平禮爲美乎。夫太子非與弑而當王。文侯定之。是文侯之美也。定之而王忘讎。則平王之罪。非繇乎文侯也。太子與弑而不當王。文侯定之。是文侯之不美也。以襄王用平禮。知平王非與弑也。小弁之詩。孟子所謂親親也。詩序稱太子之傳作焉。然則太子固得傳之教。而非楚商臣忍其親者也。其忘讎之罪。則無所逃於天地間。

矣。與弑之舉。讀若預。顧氏云。攜王之攜地名。猶厲王流彘。詩人謂之汾王也。然顧氏從紀年失之矣。如以伯服言之。是也。夫左傳言王嗣者。猶顧命言大子釗爲義嗣也。其非王嗣而奸命者。必伯服也。舍伯服而言王子余臣。豈不失其奸命之尤者乎。周語云。杞繒由太姒。史記索隱云。繒國名。夏同姓。繒與鄆通。今在山東兗州府嶧縣也。驪山。今在陝西西安府臨潼縣南。詩板鄭箋云。卽就也。引國語者。鄭語文。詩序云。黍離閔宗周也。周大夫行役。至於宗周。過故宗廟宮室。盡爲禾黍。閔周室之顛覆。彷徨不忍去。而作是詩也。范氏甯云。列黍離於國風。齊王德於邦君。此以爲孔子降之。明其不能復雅也。胡氏安國云。詩降於黍離。書止。

於文侯之命。於是乎春秋作矣。孟子云。王者之迹熄而詩亡。詩亡。然後春秋作。朱子云。詩亡。謂黍離降爲國風而雅亡也。春秋始魯隱公之元年。實平王之四十九年也。今攷左傳云。季札請觀於周樂。爲之歌。王曰。其周之東乎。蓋東遷以後。其爲王政也。異乎詩序所謂形四方之風者。黍離之降。其詩自降也。孔子不得而降之也。孔子之先。魯固爲季札而歌王矣。王之風。王之詩也。不得謂之詩亡也。雖雅亡。亦雅亡爾。不得謂之詩亡也。詩亡者。詩皆亡也。王政不修。而雅亡。王政不修。則無以美盛德之形容。告成功於神明。而頌亡。王政不修。則巡狩述職之典廢。國史不得明得失之迹。而風亡。風亡者。王氏通謂天子不采詩。諸侯不貢。

詩是也。孔子之時。詩既亡。而作春秋。故春秋之時。其詩猶有存者。詩不皆亡於平王之時也。黍離之詩曰。悠悠蒼天。此何人哉。蓋閔國之無人也。曲禮云。父之讎。弗與共戴天。注云。父者。已之天。殺已之天。與共戴天。非孝子也。儀禮喪服傳云。禽獸知母而不知父。言無禮也。禮哀公問云。物恥足以振之。國恥足以興之。注云。振。猶救也。禮足以救之。足以興復之。是也。季漢武侯謂王業不可偏安者。不忘國恥故也。顧氏炎武云。平王東遷。周之臣子。美其名爾。其實不然也。幽王之亡。宗社蕩然。鎬京之地。已爲西戎所有。平王乃自申而東。保於維。天子之國。與諸侯無異。是也。蓋東周以偏安而不可爲也。春秋閔公二年。十有二月。狄入衛。左

傳云。遂滅衛。衛之遺民。男女七百有三十人。益之以共。滕之民。爲五千人。立戴公。以廬于曹。秋。與翟通。史記衛世家云。翟於是遂入。殺懿公。又云。戴公申元年卒。立其弟燬爲文公。文公初立。輕賦平罪。身自勞。與百姓同苦。以收衛民。故左傳云。衛文公大布之衣。大帛之冠。務材訓農。通商惠工。敬教勸學。授方任能。元年。革車三十乘。季年。乃三百乘。此詩定之方中。所以歌而美之也。史記越世家云。吳王闔廬與師伐越。越王句踐使死士挑戰。三行。至吳陣。呼而自到。吳師觀之。越因襲擊吳師。吳師敗於槁李。射傷吳王闔廬。闔廬且死。告其子夫差曰。必毋忘越。三年。句踐聞吳王夫差日夜勒兵。且以報越。越欲先吳未發往伐之。范蠡諫。

不可。越王曰：吾已決之矣。遂興師。吳王聞之，悉發精兵擊越。敗之夫椒。越王乃以餘兵五千保棲於會稽。吳王追而圍之。句踐乃令大夫種行成於吳。膝行頓首曰：君王亡臣，句踐使陪臣種敢告下執事。句踐請爲臣，妻爲妾。吳王將許之。子胥諫弗聽。卒赦越，罷兵而歸。越王句踐反國，乃苦身焦思，置膽於坐，坐臥卽仰膽。飲食亦嘗膽也。曰：女忘會稽之恥邪？身自耕作，夫人自織，食不加肉，衣不重采，折節下賢人，厚遇賓客，振貧弔死，與百姓同其勞。自會稽歸七年，拊循其士民，欲用以報吳。大夫逢同諫曰：鷙鳥之擊也，必匿其形。爲越計，莫若結齊，親楚，附晉，以厚吳。吳之志廣，必輕戰。是我連其權，三國伐之，越乘其弊，可克也。句踐曰：

善居二年。吳王將伐齊。子胥諫曰。願王釋齊先越。吳王弗聽。太宰嚭數與子胥爭越議。因譏子胥。王使子胥於齊。聞其託子於鮑氏。王乃大怒。使人賜子胥屬鏤劍以自殺。於是吳任嚭政。居三年。句踐召范蠡曰。吳已殺子胥。導諛者衆。可乎。對曰。未可。至明年春。吳王北會諸侯於黃池。吳國精兵從王。惟老弱與大子留守。句踐復問范蠡。蠡曰。可矣。乃伐吳。吳師敗。遂殺吳大子。吳王使人請成。越自度亦未能滅吳。乃與吳平。其後四年。越復伐吳。吳士民罷敝。輕銳盡死於齊晉。而越大破吳。因而留圍之。三年。吳師敗。越遂復棲吳王於姑蘇之山。乃使人謂吳王曰。吾置王甬東。君百家。吳王謝曰。吾老矣。不能事君王。遂自殺。乃蔽其面曰。

吾無面以見子胥也。今蘇衛與越而觀之。句踐之謀。豈及文公之道邪。然皆足以振其恥也。況行文公之道。而御句踐之謀邪。宜蘇氏之慨乎平王矣。蔡氏申其說而明其所繇者。將非感於宋之南乎。攜讀若醉。公羊傳謂之醉李。差初佳反。卽左傳所稱夫差也。罷敝之罷。古通疲。禮玉藻云。周旋中規。折旋中矩。此所謂旋旋也。以言平王。猶謂其揖讓而救火爾。平王之世。鴻範所謂家用不寧也。非所謂家用平康也。引春秋傳者。昭二十六年文。晉語韋注云。釋舍也。詩桓毛傳云。閒代也。文八年左傳杜注云。效猶致也。蓋宣王之初。諸侯舍其位以代王政。及其久也。宣王有志。而後致官政於王焉。史記周本紀云。厲王卽位。好利。近榮夷。

公大夫芮良夫諫曰。榮公好專利而不知大難。厲王不聽。國人謗王。召公諫。王怒。得衛巫。使監謗者。以告。則殺之。國人莫敢言。道路以目。三年。乃相與畔。襲厲王。厲王出奔彘。大子靜匿召公家。國人圍之。召公以其子代大子。大子竟得脫。周公召公。二相行政。號曰共和。共和十四年。厲王死於彘。大子長於召公家。二相乃共立之爲王。是爲宣王。其事也。陸氏粲云。漢書古今人表有共伯和。顏注云。共。國伯。爵。和。名。莊子云。共伯得乎共首。司馬彪云。共伯立宣王。復歸逍遙。得意於共山之首。呂氏春秋云。共伯和其行好賢仁。厲王之難。天子曠紀。而天下皆來請矣。則共和首共伯和也。絲今攷之。是未可執之以難史遷也。安知共和之世。

不又有諸侯共伯和者適在其閒乎。以其皆與釋位效官之義符也。詩序云。揚之水。刺平王也。不撫其民。而遠屯戍於母家。周人怨思焉。其詩云。彼其之子。不與我戍申。又云。不與我戍許。蓋許近於申者也。申。今在河南。汝寧府信陽州也。許。今在河南。許州也。蔡謂平王忘讎者。朱子揚之水。傳義也。此春秋之志也。蔡義得其宗矣。近世尙書家。江王孫段諸儒。於蔡義之大若斯者。猶不采之。而學者又習以近儒爲宗。嗚呼。經術之微。非一人一日之故也。

王若曰。父義和。丕顯文武。克愼明德。昭升于上。敷聞在下。惟時上帝集厥命于文王。亦惟先正克左右。昭事厥辟。越小大謀猷。罔不率從。肆先祖懷在位。

左去聲辟必益反

蔡氏曰。同姓稱父。文侯名仇。義和其字也。不名者尊之也。
馬氏曰。昭明也。上謂天。下謂人。是也。集就也。詩之言文王
曰。有命既集。正長也。先正者。鄭氏謂先臣公卿大夫也。左
右助也。辟君也。越于猷道也。率循從順也。無不循順者。猶
論語言先王之道。小大由之也。肆故也。先祖文武也。經於
帝命。獨言文王者。先正事文王。遂事武王。而武王受命。因
乎文王。若君奭立政。所稱皆然也。今言先祖。則統乎文武
矣。懷安也。言文武之德。上則昭明而升聞于天。下則布聞
在人。惟是上帝就其命于文王。亦惟先臣之長能助而明
事其君。于小大所謀之道。無不循順者。蓋在下之人心循
順。則在上之天心集命也。故先祖文武皆安在位焉。
長丁丈反

述曰。同姓稱父。詳呂刑疏。書疏云。鄭讀義爲儀。儀仇皆匹也。故名仇字儀。絲疏言之。此鄭據釋詁。以爲字配其名也。今攷桓二年左傳云。晉穆侯之夫人姜氏。以條之役生大子。命之曰仇。師服曰。怨耦曰仇。古之命也。此大子卽文侯也。史記晉世家所謂仇者。讎也。然則其字義和者。其名仇之反配也。釋文云。義亦作誼。蓋當如字讀焉。說文云。昭。白明也。升。史記作登。猶酒誥所謂登聞于天也。馬義見史記集解。經曰。惟時上帝集厥命于文王。曰。亦惟先正克左右昭事厥辟。曰。越小大謀猷罔不率從。皆以一句讀也。引詩者。大明文。毛傳云。集就也。互詳多方疏。文王。史記作文武。今作文王。蓋馬鄭本也。於義自融也。正。長。釋詁文。鄭義見

魏志武帝紀注。禮緇衣云。昔吾有先正。詩雲。漢毛傳云。先正。百辟卿士也。釋詁。左右與助。義同。漢書谷永傳云。經曰。亦惟先正克左右。未有左右正而百官枉者也。永引經者。顏注云。周書君牙之辭。非也。永時未有僞古文。蓋引此經也。然永失其讀矣。如其說。則經言克者。不若綴旒乎。經以左右之助言。非以左右之近言也。釋詁云。辟。君也。緇。道也。獸古通絲。禮緇衣引君牙云。爾有嘉謀嘉猷。注云。猷。道也。率。循。釋詁文。從順。詳鴻範疏。詩采芣云。平平左右。亦是率從。鄭箋云。連屬之國。亦循順之。蓋自左右之近言也。今經之爲文。則言凡在下者。罔不循順焉。釋詁。懷安義同。江氏云。先祖該成康以下。非也。此猶僞傳言後世先祖也。夫成

康以下若厲王者能安在位乎。

嗚呼。閔予小子。嗣造天丕愆。殄資澤于下民。侵戎我國家純。卽我御事。罔或者壽俊在厥服。予則罔克。曰。惟祖惟父。其伊恤朕躬。嗚呼。有續予一人。永綏在位。造才老反

閔傷也。造爲也。謂嗣文武之所爲。承上文而言也。詩曰。蹻蹻王之造。載用有嗣。丕愆大失也。言天丕愆者。以君父之愆。無所歸咎。而歸咎于天也。若板蕩之詩。皆然也。曹傷予小子。欲嗣文武之所爲。而天今大失也。殄絕也。資澤者。下民所資用之惠澤也。詩曰。喪亂蔑資。曾莫惠我師。玆王氏謂兵也。純大也。言絕其資用之惠澤于下民。使兵于我國。家者大。蓋內則民窮。外則寇患也。卽就也。詩曰。我卽爾謀。

孟子曰。欲有謀焉則就之。耆壽俊者老成人也。服事也。曰者王自明其呼祝之辭也。呼祖及父者。蓋疾痛之呼。若史記所謂人窮則反本也。詩曰。父母先祖。胡寧忍予。伊維續事也。言就我治事之臣。無或老成人在其事。予一人則無能。惟祝之曰。祖乎。父乎。其維憂我躬。遂歎苟有事予一人其永安在位矣。蔡氏曰。蓋悲國之無人。無有如先正之昭事。而先王得安在位也。○謹案。侵兵者。申侯與犬戎爲之也。平王以此爲天丕愆焉。又烏知其所歸咎哉。立政曰。古之人迪惟有夏。乃有室大競。籲俊尊上帝。平王之時。旣無耆壽俊矣。何無一籲俊之謀也。呂氏曰。平王徒望諸侯之助。而不思反身以自彊。燕昭小國之君爾。慨然有復讎之

志而士爭趨之。平王豈可以已哉。

躋居表反喪去聲。音滅。燕平聲。慨音概。

述曰。詩周頌云。閔予小子。鄭箋云。閔。悼傷之言也。引造義者。詩酌文。毛傳云。蹻蹻武貌。造爲也。傳以爲武王嗣文王之所爲也。呂刑云。兩造具備。史記集解云。造。一作遭。或曰。此古通也。非也。詩周頌。不曰遭家不造乎。書疏引王云。遭天之大愆。則以造通遭爾。僞傳義同。蔡傳云。嗣位之初。爲天所大譴。父死國敗也。蔡不承上文而言。於義未融也。昭二十六年左傳杜注云。愆。失也。詩序云。板。凡伯刺厲王也。其詩云。上帝板板。故云。天之方難。又云。天之方虐。毛傳云。上帝以稱王者也。鄭箋云。天。斥王也。詩序云。蕩。召穆公傷周室大壞也。其詩云。蕩蕩上帝。故云。疾威上帝。又云。其命。

多辟。毛傳云。上帝以託君王也。釋詁云。殄。絕也。引資義者。詩板文。毛傳云。蔑。無。資。財也。鄭箋云。窮困如此。曾不肯惠施衆民。詩桑柔云。國步蔑資。鄭箋以資爲民之資用也。王義見書疏。說文云。戎。兵也。蔡傳云。戎狄侵陵。此以侵戎爲戎。侵於文未適也。釋詁云。純。大也。引卽義者。詩板文。鄭箋云。卽。就也。詩序云。十月之交。大夫刺幽王也。其詩云。皇父卿士。番維司徒。家伯維宰。仲允膳夫。聚子內史。蹶維趣馬。耦維師氏。豔妻煽方處。毛傳云。豔妻。褒姒。是也。林氏据此詩以明其無耆壽俊也。漢書成帝紀云。詔曰。書不云乎。卽我御事。罔克耆壽。咎在厥躬。蓋異文也。引忍子者。詩雲。漢文。僞傳云。王曰。同姓諸侯。在我惟祖。惟父列者。其惟當憂。

念我身。蔡傳義同。今攷王稱諸侯者。禮有伯父叔父之稱。不稱祖也。苟以稱諸侯。則經文相承矣。何又加日之文乎。其文加曰非加王曰。則曰者王之自明也。非史氏辭也。伊維績事。皆釋詁文。又釋詁云。績功也。蔡傳從之。今訓事者。承上文昭事而言。於文尤洽也。戰國策云。燕王噲既立。舉國屬子之。三年。燕國大亂。齊宣王令章子將五都之兵以伐燕。士卒不戰。城門不閉。燕王噲死。齊大勝燕。子之亡。二年。而燕人立大子平。是爲燕昭王。燕昭王收破燕後卽位。卑身厚幣。以招賢者。欲將報讎。故往見郭隗先生曰。齊因孤國之亂。而襲破燕。孤極知燕小。力不足以報。然得賢士與共國。以雪先王之恥。孤之願也。郭隗先生對曰。臣聞古

之君人。有以千金求千里馬者。三年不能得。涓人言於君曰。請求之。君遣之。三月得千里馬。馬已死。買其骨五百金。反以報君。君怒。涓人曰。死馬且買之五百金。況生馬乎。天下必以王爲能市馬。馬今至矣。於是不能募年。千里馬之至者三。今王誠欲致士。先從隗始。隗且見事。況賢於隗者乎。豈遠千里哉。於是昭王爲隗築宮而師之。樂毅自魏往。鄒衍自齊往。劇辛自趙往。士爭湊燕。燕王弔死問生。與百姓同甘苦。二十八年。國殷富。士卒樂佚輕戰。於是遂以樂毅爲上將軍。與秦楚三晉合謀以伐齊。齊兵敗。閔王出走於外。此燕昭王得士以復讎者也。苟不得士。將與不知恥之人而共國。必不能復讎矣。何以能雪恥乎。以孟子稽之。

齊宣王勝燕。未久而燕人畔。宣王亦卒。追燕昭王二十八年而報齊。則在閔王矣。史記以爲湣王伐燕。非也。湣與閔通。

父義和。汝克昭乃顯祖。汝肇刑文武。用會紹乃辟。追孝于前文人。汝多修扞我于艱。若汝子嘉。扞侯
餘反

昭光也。顯祖。文人。蔡氏以爲皆謂唐叔。卽上文先正也。肇。刑。殲也。紹。繼也。謂繼立也。乃辟。平王自謂也。追孝者。前人之孝。後人追之也。詩曰。適追來孝。多卽多少之多。修。猶遠也。楚辭曰。路修遠以多艱兮。扞衛也。言汝能光汝顯祖。汝敏于殲文武。以會諸侯。繼立乃君。追孝于前文德之人。汝旣多遠衛我于艱難。若汝者。我所嘉美也。○謹案經不

曰汝其而曰汝克者。以文侯之既事言也。文侯之既事。無
佗焉。會一二諸侯也。繼立平王也。然所謂肇刑文武者。將

惟是而已哉。平王其亦思文謨武烈之謂何也。

通音聿。佗與他同。

述曰。昭光釋詁文。僞傳云。汝能明汝顯祖唐叔之道。此釋

昭爲明也。則非添文不洽矣。史記晉世家云。晉唐叔虞者。

周武王子。而成王弟。成王封叔虞於唐。唐在河汾之東方

百里。今山西太原府也。詩譜云。叔虞子燮父。以堯墟南有

晉水。改曰晉侯。肇敏釋詁文。又釋詁云。肇始也。蔡傳云。罔

或者壽俊在厥服。則刑文武之道絕矣。今刑文武自文侯

始。今不從者。蓋顯祖實始刑文武焉。則追孝者。固繼之也。

非始之也。釋詁云。刑。釐也。紹繼也。引詩者。文王有聲文。鄭

箋云。遙遠來勤也。文王述追王季勤孝是也。來勤釋詁義也。僞傳云。戰功日多。言汝之功多甚修矣。乃扞我于艱難。謂救周誅犬戎。蓋傳釋多者。據周官司勳文也。非也。史記晉鄭世家。皆無言其時誅犬戎者。周本紀言諸侯立平王。東遷於維維邑。辟戎寇。則何戰之有乎。且其讀曰。汝多修。於文未適也。楚辭云。夫惟靈修之故也。王逸注云。修遠也。今以楚辭言之。靈修者。卽楚辭所謂好修也。釋詁云。靈善也。修如皋陶謨身修之修。王注非也。然其訓修爲遠者。據楚辭所謂修遠也。詩六月毛傳云。修長也。凡長者則遠矣。文六年左傳杜注云。扞衛也。僖二十八年左傳云。不有行者。誰扞牧圉。其義也。扞古文作戢。說文云。周書曰。戢我于艱。

此引而節之爾。僞傳執以離經。失其讀矣。

王曰。父義和。其歸視爾師。寧爾邦。用賚爾秬鬯一卣。彤弓一。彤矢百。盧弓一。盧矢百。馬四匹。父往哉。柔遠能邇。惠康小民。無荒寧。簡恤爾都。用成爾顯德。

秬音巨。鬯音暢。卣音由。手反。又音由。彤音同。

師衆也。古者籍民衆以爲兵。視師卽視兵也。賚。賜也。秬。鬯者。以秬黍釀鬯草也。卣。中尊也。說詳洛誥。詩曰。釐爾圭瓚。秬鬯一卣。告于文人。此宣王所以賞召穆公平淮夷之功也。今經不言圭瓚者。從可知也。彤。赤。盧。黑也。左傳曰。諸侯敵王所愾而獻其功。王於是乎賜之彤弓一。彤矢百。旅弓矢千。今惟盧弓矢不及其數爾。旅。與盧通。文侯非有平大戎之功。而平王以賜之者。爲其有立己之功也。四馬曰乘。

詩曰。雖無予之。路車乘馬。亦天子賜諸侯之禮也。往。謂往歸也。惠者。上文所謂資澤也。康安也。荒寧者。怠安也。簡恤者。簡閱其衆而惠恤之也。鄭氏曰。都。國都也。鄙。邊邑也。言都不言鄙。繇近以及遠也。○謹案成王之顧命曰。柔遠能邇。召公申其義以告康王曰。張皇六師。康王申其義以告諸侯曰。雖爾身在外。乃心罔不在王室。其所謂遠者。何如其遠哉。今平王乃曰。其歸視爾師。寧爾邦。又曰。簡恤爾都。而於王室六師。顧無與文侯謀之也。則其所謂遠者。安在乎。籍音藉。輶音慨。旅音盧。爲其之爲去聲。乘繩證反。予上聲。

述曰。師衆。詳顧命疏。籍。謂書之也。周官小宰注。所謂伍籍也。賚。賜。釋詁文。引杜邲者。詩江漢文。毛傳云。釐賜也。圭瓊。

詳顧命秉璋疏。引左傳者。文四年文。蓋言詩彤弓之義也。
杜注云。愾怒也。詩毛傳云。彤弓朱弓也。則朱者赤也。詩釋
文云。茲或作旅。譌非也。段氏云。魏三體石經。於文侯之命。
盧作旅。蓋古本也。孫氏云。周官司儀注云。旅。讀爲鴻臚之
臚。則旅者。盧之假借也。說文云。齊謂黑爲驪。蓋盧其省文
也。王制云。諸侯賜弓矢。然後征。賜圭瓚。然後爲邑。未賜圭
瓚。則資鬯於天子。蓋重其賜也。周官司弓矢云。唐弓大弓。
以授勞者。注云。勞者。勤勞王事。引此經而說之。蓋賞其勞
也。引乘馬者。詩采芣文。周官校人云。乘馬一師四圉。故周
官云。圉師乘一人。圉人良馬匹一人。蓋馬四匹爲乘也。蔡
傳云。馬供武用。蔡以爲戎馬也。今不出之者。左傳言襄王

命晉侯云。賜之大輅之服。戎輅之服。今此經無文也。則未知其爲戎輅之馬歟。抑爲大輅之馬歟。周書謚謚篇云。好樂怠政曰荒。蓋荒怠也。釋詁云。寧安也。周官大宗伯云。大田之禮。簡衆也。桓六年左傳云。大閱。簡車馬也。則簡者閱也。鄭義見書疏。蓋鄭据周官之都鄙言也。覲禮云。伯父無事。歸寧乃邦。此禮之常也。非所以馭變也。

尚書集注述疏卷二十八終

門弟子校采於讀書堂

尚書集注述疏卷二十九

順德簡朝亮述

周書

秦誓

此秦穆公以師敗悔過而誓言也。蓋穆公與鄭盟。使杞子戍焉。杞子自鄭使告于秦曰。鄭人使我掌其北門之管。若潛師以來。國可得也。穆公訪諸蹇叔。蹇叔曰。勞師以襲遠。非所聞也。師勞力竭。遠主備之。無乃不可乎。勤而無所。必有悖心。公辭焉。及出師。蹇叔哭師。公使謂之曰。爾何知中壽。爾墓之木拱矣。蹇叔之子與師。哭而送之。曰。晉人禦師必于殽。殽有二陵焉。必死是閒。秦師遂東。過周北門。左右

免胄而下。超乘者三百乘。王孫滿觀之。言于王曰。秦師輕而無禮。必敗。及滑。知鄭之既知備也。於是乎惇心果動矣。滅滑而還。晉人禦秦師于殽。敗之。獲百里孟明視。西乞術。白乙丙。以歸。晉襄公之母文嬴。秦穆公之女也。請三帥。幸舍之。秦穆公素服郊次。鄉師而哭曰。孤違蹇叔以辱二三子。孤之罪也。不替孟明。孤之過也。此以左傳稽之。而秦誓皆符矣。書序以此爲作秦誓之繇。蔡氏從之。是也。○謹案周書終文侯之命。而秦誓繫之。相次以終焉。何也。此周衰而秦興之幾也。晉文侯立平王而東遷。史記稱秦襄公以兵送平王。平王封襄公爲諸侯。賜之岐以西之地。是周以文武興王之地。猶不守也。故秦風無衣之詩曰。王于興師。

修我戈矛。與子同仇。此西周遺民望平王以復仇也。遺民者國風二南之遺也。平王棄其地。斯棄其民矣。嗚呼。惜哉。左傳稱季札觀樂。爲之歌秦。曰。此之謂夏聲。夫能夏則大。大之至也。其周之舊乎。蓋秦自襄而迄於穆。孟子所謂用夏變夷者也。文侯之命。歎無耆壽俊。乃不思求其人而用之。秦誓則悔不用人而思之。大學稱秦誓而明君子平天下之道焉。雖穆公非皆踐誓言者。然其所思。則已遠矣。周棄文武興王之地。其後人又不思用人。則終弱。秦得文武興王之地。其後人又能思用人。則漸彊。周衰而秦興。聖人蓋於此知微矣。夫豈譏緯云乎哉。寔居偃反。與師之與音。預胃直救反。棄去聲。輕如字。又去聲。贏音盈。帥色類反。舍上聲。鄉音向。幾平聲。爲之之爲去聲。譏楚譜反。

述曰。史記秦本紀云。秦姓嬴氏。中湣在西戎。保西垂。非子好馬及畜。周孝王使主馬於汧渭之閒。馬大蕃息。孝王分土爲附庸。邑之秦。今甘肅秦州也。秦本紀云。襄公於是始國。蓋秦本附庸。以襄公封諸侯。而始國於岐山以西也。故史記六國表序云。秦始小國僻遠。諸夏賓之。比於戎翟。蓋有繇也。竄古通攢。言穆公者。據僖三十年至三十三年左傳也。公羊傳穀梁傳。謂百里奚與蹇叔同諫。皆送其子而哭之。史記秦本紀同。本紀又以孟明視爲百里奚子也。以西乞術。白乙丙爲蹇叔子也。奚與奚通。今以孟子稽之。百里奚相秦者也。故公穀言此諫者。以百里奚爲先。而相臣不以直諫自明。故蹇叔之諫。尤聞於天下。而左氏獨稱之。

歟。秦本紀云。百里侯年已七十餘。繆公授之國政。侯讓曰。臣不及臣友蹇叔。蹇叔賢而世莫知。繆是推之。蓋此諫殆亦讓其知名者矣。据經下文言良士旅力者。則其有同諫可知也。繆與穆通。鄭今河南開封府新鄭縣也。滑近晉之國。襄二十九年左傳言晉之侵小云。虞虢焦滑皆姬姓也。穀今在河南河南府滎池縣西。釋言云。替廢也。不廢其襲鄭之謀也。文二年左傳云。秦孟明視帥師伐晉以報穀之役。晉侯禦之。及秦師戰于彭衙。秦師敗績。秦伯猶用孟明。孟明增修國政。重施于民。趙成子言于諸大夫曰。秦師又至。將必辟之。懼而增德。不可當也。文三年左傳云。秦伯伐晉。濟河焚舟。取王官及郊。晉人不出。遂自茅津濟。封穀尸。

而還。遂霸西戎。用孟明也。君子是以知秦穆公之爲君也。舉人之周也。與人之壹也。孟明之臣也。其不解也。能懼思也。而史記以爲伐晉得慶。秦誓作於其時。謂卒得孟明之慶。非也。金氏履祥從之。其未察乎。誓云。亦尙一人之慶。蓋所謂一介臣也。非孟明也。孟明者。勇夫也。雖其後懼而增德。亦改其勇夫之爲。而豈遂足當所謂一介臣者乎。左傳先後無言作此誓者。今以誓多痛辭。其必在穀敗郊哭時也。豈類於伐晉得慶之辭乎。公羊傳云。要之穀而擊之。匹馬隻輪無反者。穀梁傳同。史記從公穀焉。故云。大破秦軍。無一人得脫者。則以爲其時之誓。不當稱我士聽無譁矣。然左傳言蹇師而哭。蓋公穀非其實也。且彭衙之敗。由勇

夫之欲也。非黃髮之詢也。故焚舟之役。春秋書曰。秦人伐晉。而左傳實爲秦伯焉。明其非皆踐誓言也。僞傳云。秦有悔過自誓之戒。足爲世鑒。故錄以備王事。然錄秦誓而以悔過汎言之。則其悔而未改者。又豈足鑒乎。詩序云。無衣。刺用兵也。秦人刺其君好攻戰。亟用兵而不與民同欲焉。非也。蓋詩序傳之子夏。而不皆子夏所傳者也。無衣之序。則傳者之失矣。定四年左傳。言秦救楚云。申包胥如秦乞師。秦哀公爲之賦。無衣。九頓首而坐。秦師乃出。是序言刺用兵者。不相反邪。鄭箋釋王于興師。則云。於王興師。詩疏遂云。於王濩興師。今自興之。王不興也。此從序而爲之說。爾。於文未適也。謝氏枋得云。攷春秋二百四十二年之傳。

知天下無復仇之志矣。獨無衣一詩。毅然以天下大義爲己任。秦國何人所作。千載而下。聞其風莫不興起。况親炙其人乎。引季札者。襄二十九年左傳文。杜注云。秦本在西戎汧隴之西。秦仲始有車馬禮樂。去戎狄之音。而有諸夏之聲。杜据詩秦風序言之也。秦仲者。非子之孫。襄公之祖也。後世若魏書遼金元諸史。不皆有秦風之感哉。李氏謹思云。周書終於文侯之命。而以秦誓附焉。蓋周遷洛邑而周日弱。秦得鎬京而秦日彊。春秋於秦。每人之以尊周也。而天下之勢。駸駸趨於秦。孔子不見其幾乎。今攷周之弱而不彊者。非東遷則必然也。以不思用人故也。論語稱孔子云。如有用我者。吾其爲東周乎。羅氏洪先云。秦誓悔過。

遷善。知所以修身矣。明於君子小人之情狀。知所以用人矣。慎斯道也。以往。帝王之治。其殆庶幾乎。今攷穆公悔過。爾其報殺之役。遷善猶未盡也。王氏炎云。過而不改。春秋不得赦其罪。悔過。美意也。書亦不得廢其言。今攷書終秦誓者。非惟其言已也。以其悔過之明。能思用人。卒使孟明。勇夫。且懼思以收其用。豈與彼甘心自弱者比乎。故周之弱也。棄地焉。不思用人焉。其理必終弱者也。秦之彊也。得地焉。能思用人焉。其理必漸彊者也。論語云。其或繼周者。雖百世可知也。而可知者。皆決於禮焉。禮者。非佗也。其理之本乎天。而人所宜然也。故記曰。禮也者。理也。又曰。禮者。理之不可易者也。蓋非空言也。自李氏而下。三者之言。皆

得其一端而當酌之者也。酌之則其理章章矣。此所謂經術也。凡讖緯之書曰圖讖。曰步緯。皆誣以孔子知來。漢人且謂之內學焉。五經之緯及論語孝經所謂七緯也。後漢光武之興與讖適符。遂蔽而讀之。廡下。故後漢書張衡傳云。自中興之後。儒者爭學圖緯。兼復附以妖言。衡以圖緯虛妄。非聖人之廢。乃上疏曰。圖讖成於哀平之際。皆欺世罔俗。以昧執位。情僞較然。是也。今攷史記趙世家云。公孫支書而藏之。秦讖於是出矣。蓋秦既有焉。故曰。亡秦者胡也。曰。明年祖龍死。曰。楚雖三戶。亡秦必楚。皆讖也。春秋哀公十有四年。春。西狩獲麟。公羊傳云。何以書。記異也。傳不以讖言也。何休注云。得麟之後。天下血書魯端門。曰。趙作

漢孔聖沒。周姬亡。彗東出。秦政起。胡破術。書記散。孔不絕。
子夏明日往視之。血書飛爲赤鳥。化爲白書。署曰。演孔圖。
此何休以讖釋經也。是誣也。彗者。孛星也。春秋哀公十有
三年。冬十有一月。有星孛於東方。其說也。胡者。秦始皇之
子胡亥也。隋志云。宋大明中。始禁圖讖。煬帝卽位。乃發使
四出。搜天下書籍。與讖緯相涉者。皆焚之。爲吏所糾者。至
死。自是無復其學。似也。而後世猶有述焉。以經籍之讖緯
至今存也。而史籍羣書。無論矣。此歐陽氏脩所以請刪之
也。明史劉基傳贊云。基以儒者有用之學。輔翊治平。而好
事者。多以讖緯術數。妄爲傳會。其語近誕。非深知基者。信
矣。宋邵子爲皇極經世之書。其言易也。則自爲其術數焉。

非孔子所謂易也。然邵子豈識緯者流乎。邵子云。穆公悔過之辭。非惟霸者之事。幾於王道。聖人所以錄於書末也。公曰。嗟。我士。聽無譁。予誓告汝羣言之首。古人有言曰。民訖自若是多盤。責人斯無難。惟受責俾如流。是惟艱哉。譁戶瓜反

公者秦穆公也。曰者史敘其誓辭也。士者師衆之美稱也。猶牧誓稱夫子也。穆公鄉師而哭。故稱我士焉。無譁者毋讜也。羣言者衆言也。衆言之首者蔡氏謂第一義也。民人也。訖止也。謂止而絕之也。若是者起下文之辭。盤安也。俾從也。左傳曰。從善如流。艱亦難也。凡人當止而絕自己若是之多安。蓋責人此無難。其自安而責人若是也。惟受人責從如水流。是惟難哉。其自安而不受人責。又若是也。此

自己若是之多安也。皆當止而絕之也。此穆公悔其自安。
賁蹇叔而不受蹇叔之責。今乃知古人之言爲首戒也。
音謹

喧

述曰。書疏引鄭云。誓其羣臣。下及萬民。獨云士者。舉中言
之。非也。穆公郊次。以師敗之餘。鄉而哭之。雖羣臣萬民皆
在焉。宜獨呼我士也。禮曾子問注云。首本也。僞傳云。衆言
之本要。其義也。而蔡義尤易明焉。易乾象云。見羣龍无首。
彖傳云。首出庶物。其例也。民人。詳酒誥疏。釋詁云。訖止也。
商書云。天既訖我殷命。周書云。典獄。非訖于威。惟訖于富。
皆謂止而絕之也。今此經宜一例也。釋詁云。豫般樂也。豫
安也。則般亦安也。聲與般通。釋詁云。俾從也。引左傳者。成

八年文。僞傳云。民盡用順。是多樂。蓋以訖止。則有盡之義焉。釋自爲用者。詩執競毛傳義也。釋言云。若順也。後漢書東平憲王蒼傳云。詔曰。王言爲善最樂。其言甚大。書疏引之以申傳也。繇傳言之。則經言責人者。不若綴旒乎。傳以責人而下。非古人之言。於文未適也。蔡傳云。凡人盡自若是。多安於徇己。繇蔡言之。古人之言。其言自安者。徒言人盡若是也。而不言止而絕其若是也。則言病不言藥也。何以爲羣言之首乎。又蔡云。穆公悔不聽蹇叔之言。是矣。蓋不受責也。然不且責蹇叔邪。江氏云。民止自順。是多樂。亦言病不言藥也。言民止是多樂自順也。釋詁云。俾。使也。書疏云。使如水之流下。於義未融也。釋詁云。艱難也。

我心之憂。日月逾邁。若弗云來。

逾音

逾益邁往也。蓋日月且往且來。今我心之憂者。以日月益往。如弗謂來。夏氏以爲憂改過之無日也。論語曰。日月逝矣。歲不我與。

述曰。呂氏春秋高誘注云。逾益也。詩蟋蟀云。日月其邁。毛傳云。邁行也。蓋行則自斯而往矣。或曰。小雅正月之詩。昏姻孔云。蓋云旋也。此毛傳義也。詩釋文謂云。又作員。商頌元鳥之詩。景員維河。鄭箋謂員。古文作云。書疏於此經。謂員卽云也。然則古本作員矣。下文雖則云然。漢書韋賢傳注。引作雖則員然。今皆作云者。衛包改之爾。今攷書疏引王注。謂日月遂往。若不云來。而不言王釋員爲云。安知古

本不又作云乎。鄭風出其東門之詩。聊樂我員。詩釋文謂員亦作云。其例也。此之異文。蓋古通焉。以云來爲旋來。亦一義也。而下文云然。未可釋曰旋然。亦奚其執也。夫不觀衛風雄雉之詩乎。瞻彼日月。悠悠我思。道之云遠。曷云能來。云猶謂也。

惟古之謀人。則曰。未就予忌。惟今之謀人。姑將以爲親。雖則云然。尙猷詢茲黃髮。則罔所愆。忌音記

謀不異古人者。稱曰古之謀人。謂蹇叔也。謀不過今人者。稱曰今之謀人。謂三帥也。忌如詩叔善射忌之忌。語辭也。姑且也。尙庶幾也。猷謀詢訪也。黃髮者髮白復黃。老成人也。愆失也。言惟古之謀人。則曰。未肯就予矣。蓋難親也。惟

今之謀人。且將以爲可親。蓋就子也。雖則謂然。庶幾謀訪。此黃髮者。則親古之謀人。而無所失爾。幾平聲

述曰。古之謀人。非古人也。今人而古人之也。魏志云。陳登字元龍。劉備曰。若元龍文武膽志。當求之於古耳。造次難得比也。說文云。古。从十口。識前言者也。僞傳云。未成我所欲。反忌之耳。蔡傳云。忌。疾也。以其不就已而疾之。蓋讀忌如字焉。以斯屬辭。於文未適也。詩瞻卬云。維予胥忌。其辭不可以反觀乎。此文之忌。猶下文之猗。皆語辭也。蓋秦誓一篇。其文辭多類詩焉。引忌。義者詩大叔于田文。其詩之言忌也。凡八。毛傳云。忌。辭也。鄭箋云。忌。讀如彼己之子之已。詩揚之水箋云。彼其之子。其或作記。或作已。讀聲相似。

是也。說文云。基。毒也。周書曰。來就基基。蓋周書者古文佗篇之辭也。或以爲此經異文者。非也。姑且。詩卷耳毛傳義也。詩菀柳箋云。尙庶幾也。釋詁云。猷。謀也。又云。詢。訪。謀也。則詢亦訪也。釋言云。猷。肯可也。今言肯詢。言可詢。皆非穆公自責之辭也。詩閟宮云。黃髮兒齒。釋詁說之爲壽也。邢疏引舍人云。黃髮。老人髮白復黃也。漢書李尋傳注引愆作譽。釋言云。譽。過也。朱猶過也。此昭二十六年左傳杜注義也。

番番良士。旅力既愆。我尙有之。仡仡勇夫。射御不違。我尙不欲。惟截截善諷言。俾君子易辭。我皇多有之。

番音波。仡許訖反。然音捷。諷敷連反。

番番老貌。黃髮白白而生。皤皤然也。旅力同力也。詩曰。靡

有旅力。愆猶上文則罔所愆之愆。言我既失之也。尙猶也。詩曰。不尙有舊。仡仡勇貌。不違者。猶論語稱莫子違也。上文所以言自盤姑親也。截截。便巧貌。馬氏謂辭省也。謂言便巧言也。君子謂在上之人。臯公羊傳作况。蓋古通也。多者稱美也。猶漢書言帝以此多之也。言晡晡然良士。昔以直諫同力。我既失之矣。今我猶幸得其人有之也。仡仡然勇夫。昔以出師射御。不我違矣。今我猶不欲之也。惟截截然善於便巧言者。昔使君子背盟。改易其辭矣。今我况多美而有之乎。蔡氏曰。良士謂蹇叔。勇夫謂三帥。謂言謂杞子。是也。公羊傳謂百里奚與蹇叔同諫。穀梁傳亦然。此經所以稱旅力也。省生上聲

述曰。詩崧高云。申伯番番。釋訓云。番番。勇也。僞傳以言此經。則非不欲勇夫之義也。蓋番者。皤之省文也。說文云。皤。老人髮白貌也。史記云。古之人。謀黃髮番番。蓋合而言之也。引旅力者。詩桑柔文。鄭箋云。曾無有同力。諫諍。今攷詩北山云。旅力方剛。毛傳云。旅。衆也。衆。則其力同矣。漢志云。呂旅也。周官以六呂爲六同。其例也。僞傳云。衆力已過老。傳釋愆者。於文未洽也。說文云。呂。脊骨也。重文作膂。旅。與膂通。或以言此經。非也。黃髮之老。宜曰膂力既衰。豈宜謂之愆乎。詩氓云。匪我愆期。言我愆其期也。則此言我愆其力矣。引尙有耆。詩召旻文。朱子云。豈不猶有舊德可用之人哉。詩蕩云。雖無老成人。尙有典刑。鄭箋以尙有爲猶有。

也。亦其義也。蓋與尙訓庶幾者不同。蔡傳云。我庶幾得而有之。此其可也。蔡傳云。我庶幾不欲用之。此其不可也。夫不欲斯不欲矣。不當以庶幾爲言也。蔡因僞傳而失之也。詩皇矣云。崇墉仡仡。今言人立如城。蓋其勇也。釋文引馬云。訖訖。無所省錄之貌。蓋馬不作仡仡焉。繇馬言之。當日我則不欲矣。豈曰我尙不欲乎。後漢書注云。違失也。書疏云。射御不失。於義未融也。曰。旅力旣愆。曰。射御不違。曰。俾君子易辭。皆關穆公言之。經文一例也。射御者。出師之事也。穆公命出師。而三帥不違。其非射御不違邪。馬義見釋文。馬云。辭省要。今以謊言非誠要也。故節焉。說文云。謊。便巧言也。引此經而說之。釋文云。謊。馬本作偏。馬云。偏少也。

蔡傳云。皇遑通。我遑暇多有之哉。此以不遑爲遑。猶左傳以不敢爲敢也。然諷言者小人也。絕小人則大君之急務不當以暇不暇爲言也。文十二年公羊傳云。何賢乎繆公。以爲能變也。其爲能變柰何。惟譏譏善埒言。俾君子易怠。而況乎我多有之。准一介斷斷焉。無他技。其心休休能有容。是難也。此傳錄秦誓之異文也。繆與穆通。說文於繆文辭作繆。蓋與怠之文近也。公羊傳何注云。埒猶撰也。易怠猶輕慢也。說文云。繆賊也。周書曰。蔑蔑巧言。亦異文也。無逸云。無皇曰。又云。則皇自敬德。漢石經於無逸。皇作兄。詩桑柔云。倉兄填兮。毛傳云。兄。滋也。其義爲况。詩釋文云。兄音况。本亦作况。則皇古通况也。蓋以音轉而假借焉。大傳

云。皇於聽獄乎。鄭大傳注以皇爲况。其義也。後漢書馮異傳云。諸將皆言願屬大樹將軍。帝以此多之。則多者稱美也。詩魚麗云。物其多矣。又云。物其有矣。今言多有。非其例也。諷言小人。君當絕之。雖少有可乎。

昧昧我思之。如有一介臣。斷斷猗。無他技。其心休休焉。其如有容。人之有技。若己有之。人之彥聖。其心好之。不啻如自其口出。是能容之。以保我子孫黎民。亦職有利哉。人之有技。冒疾以惡之。人之彥聖。而違之俾不達。是不能容。以不能保我子孫黎民。亦曰殆哉。斷丁亂反。猗於宜反。好呼報反。啻音翅。冒莫報反。惡烏路反。

昧昧。暗也。暗自思之者。夙夜幽獨之思也。一介。大學引作一个。蓋古通也。下文所以言一人也。如有一人。則能如是。

況不惟一人乎。史記謂申恩不用蹇叔百里奚之謀是也。斷斷者鄭氏謂誠一之貌也。猗大學引作兮。蔡氏謂猗語辭也。技者才藝也。誠一之臣其德量所容者大。不以一己之才藝爲能。於是乎人見其無他才藝矣。或曰他技者鄭氏謂異端之技也。繇鄭言之。誠一之臣惟有容人之善也。其無異端之技乎。故經言人之有技。不言人之有他技也。他技者似利而非利者也。禮言民之興藝者。則曰尙技。而其言所禁者。則曰作奇技以疑衆。蓋有技而無他技也。休美也。休休者其心美之又美焉。蓋容善之量無窮也。故擬之曰其如有容如者。擬之無窮之辭也。若己有之者。鄭氏謂樂人有善之甚也。彥者德之成美也。聖者德之通明也。

不啻猶不但也。亦言其甚也。蔡氏謂心之所好甚於口之所言也。是能容之者。是休休而能容其才其德也。職主也。孟子曰。好善優於天下。此其所以主乎保子孫黎民之利也。冒大學引作媚。蔡氏謂忌也。疾害也。違者。鄭氏謂拂戾也。俾使也。達大學引作通。鄭氏謂通於君也。殆危也。蘇氏曰。至哉。穆公之論此二人也。前一人似房元齡。後一人似李林甫。後之人主鑑此足矣。擬疑上聲。樂音落。拂扶弗反。甫方武反。

述曰。廣雅云。昧昧暗也。僞傳以屬上焉。謂我前多有之。以我昧昧思之。不明故也。非也。公羊傳云。惟一介斷斷焉。釋詁云。惟。息也。則此豈屬上邪。今之分屬。從蔡傳也。釋文引馬云。一介耿介。一心端慤者。此於文未適也。下文言致殆。

者亦蒙一介臣而言也。楚辭云。彼堯舜之耿介兮。孟子云。柳下惠不以三公易其介。今言斷斷則耿介在其中矣。左傳於襄八年云。亦不使一介行李告于寡君。而於昭二十八年云。君亦不使一个辱在寡人。則一介猶一个也。必執說文無个者。固也。於文。分竹爲个。史記貨殖傳云。竹竿万个。蓋古稱也。易繫辭傳云。斷可識矣。故斷斷者必誠一焉。鄭義釋禮大學所引文也。下引鄭同。詩伐檀云。河水清且漣漪。詩疏云。漪辭也。書疏云。漪兮之類也。公羊傳作焉。蓋焉亦辭也。史記馮驩傳云。無他技能。技與伎通。謂才能也。禮坊記云。尚技而賤車。則民興藝。注云。技猶藝也。又云。人君貴尙能者。不吝賜車服。是也。蓋尙技所以賤車也。而民

藝以興矣。作奇技以疑衆。禮王制文。言所禁也。或曰。公羊傳何注云。他技奇巧異端也。孔子曰。攻乎異端。斯害也已。蓋義與鄭同。害者。利之反也。書疏引王云。斷斷守善之貌。穆公疾技巧多端。故思斷斷無他技者。然容善之大。豈徒守善而已乎。蓋王以容爲容過也。不其失乎。詩蟋蟀云。良士休休。毛傳云。休休。樂道之心。言所美也。大學釋文引鄭書注云。休休。寬容貌。然其心。非以貌言也。易繫辭傳云。擬之而後言。今非擬其心之量邪。立政云。成德之彥。則成美矣。釋訓云。美士爲彥。美其德也。聖義詳多方篇。不啻詳無逸篇。是大學引作寔。釋詁云。寔是也。亦職大學引作尙亦。論衡引作亦尙。廣雅云。尙主也。漢官儀。尙食尙方。其例也。

職主釋詁文論衡云。尙書曰。黎民亦尙有利哉。此失其讀矣。蓋歧視乎子孫黎民也。夫非保黎民。必無以保子孫。大學不有失衆則失國之憂乎。好善而皆保之。此大學所謂以義爲利也。所保者。能獨私其子孫乎。經曰。人之有技。盲疾以惡之。然則若己有之者。明其好之也。故能容其才其德者。皆以好善統焉。鄭大學注云。媚妒也。忌猶妒也。疾害。詳洛誥疏。皋陶謨云。予違汝弼。拂與弼通。此違而能拂。雖拂而不戾者也。今言其拂戾焉。蓋義以相反而相生也。蔡傳云。違背也。拂戾則必背之矣。詩十月之交云。噂沓背憎。職競由人。蓋其拂戾可知也。殆危釋詁文。古之傳經者。其異文也。將口傳之異歟。將簡書之異歟。如有一介之如。及

如自之如。大學皆引作若。釋文云。他亦作它。鄭大學注云。彥或作盤。皆異文也。盤者彥之聲近也。大學所引者。其如有容焉。此多焉字也。蓋其文之成聲尤善矣。以保大學引作以能保。其於下文言以不能保者。尤相應也。新唐書云。房元齡無媚忌。聞人善。若己有之。杜如晦臨機輒斷。元齡每議事。帝所必曰。非如晦莫籌之。及如晦至。率用元齡策也。蓋如晦長於斷。而元齡善謀。兩人深相知。故能同心濟謀。當世語良相者。必曰房杜云。贊曰。唐柳芳有言。帝定禍亂。而房杜不言功。王魏善諫。而房杜讓其直。英衛善兵。而房杜濟以文。持衆美效之君。諒其然乎。新唐書云。李林甫性陰密。忍誅殺。不見喜怒。面柔令。初若可親。既崖穽深阻。

卒不可得也。又云。張九齡。緣文學進。守正持重。而林甫特以便佞。故得大任。每嫉九齡。陰害之。時帝詔天下士。有一藝者。得詣闕就選。林甫恐士對詔或斥己。卽建言。士皆草茅。未知禁忌。徒以狂言亂聖聽。請悉委尙書省長官試問。使御史中丞監總。而無一中程者。林甫因賀上。以爲野無留才。若此者。非千秋金鑑也邪。

邦之机阻。曰由一人。邦之榮懷。亦尙一人之慶。

机五骨反。聖五結反。

机阻者。危而不安也。曰爰。由自也。一人。上文所謂一介臣也。懷安。慶善也。言國之危而不安者。爰自一人。國之榮而安者。亦庶幾一人之善。蔡氏謂安危繫於所任一人。是也。蓋穆公倦倦乎用人之辨矣。此結上文言一介臣之意。而

申思不已焉。

卷音

述曰。机亦作阢。說文云。隍危也。班固說。隍不安也。周書曰。邦之阢隍。又云。阢石山戴土也。蓋山之險危者有阢也。則亦不安矣。然必改机爲阢者非也。易困上六云。困于葛藟。于臲臲。薛虞本作剝机。今易釋文言之。蓋所傳者異也。張氏九成云。机如木之動搖。隍如阜之圯壞。皆不安者也。釋詁云。爰曰也。今轉注之。由自懷安。皆釋詁文。慶善詩皇矣。毛傳義也。呂氏云。安危由我一人所任。穆公所以責己也。如呂氏言。蓋大學所謂一人定國者歟。然於經病添文矣。經言一人不言一人所任也。呂刑云。一人有慶。此天子之辭。穆公以自道焉。則嫌也。今從蔡義。而責己所任者。不亦

該乎。

尚書集注述疏卷二十九終

門弟子校聚於讀書堂

尙書集注述疏卷三十

逸文

序尙書者舉尙書百篇。今亡者過半矣。况書不惟百篇已
乎。若禹誓湯說。拚詰諸篇。皆序者無之也。其逸文。今猶有
存者。雖然。不可不察也。孟子曰。遊於聖人之門者。難爲言。
采逸文而察之。其爲言之難。不亦微哉。今之於尙書也。其
似逸文而皆非者。則有五焉。有古志之書。而非孔子雅言
者。有逸文而僞者。有異文而譌者。有隳括其經而引之者。
有經說而以其經目之者。此五者皆非逸文也。漢志曰。周
書七十一篇。蓋不以逸名之。非尙書之逸也。然說文爾雅

郭注。皆名之曰逸周書。其將疑於僂乎。文二年左傳曰。周志有之。勇則害上。不登於明堂。今其文在周書中也。而左傳謂之周志。不謂之周書。不與其凡引周書者同。蓋慎之矣。漢志曰。周史六弢六篇。蓋莊子所謂金版六弢者與。若此者。則古志之書。而非孔子雅言者也。苟不察焉。其采之而純者希矣。王莽之篡。先贊辭曰。假皇帝。僞者乃爲嘉禾曰。假王。蒞政。漢志曰。唐帝讓天下于虞。使子朱處于丹淵。爲諸侯。僞者乃爲書言曰。堯子丹朱不肖。舜使居丹淵。爲諸侯。若此者。則逸文而僞者也。苟不察焉。其書之亡者。以爲猶有逸文。於其僞而信之。將小人之巧。而君子售其欺。非天下之憂乎。無逸有厥亦惟我周之文。白虎通則言曰。

厥兆天子爵。此今文也。酒誥言王曰封。我聞惟曰在昔殷先哲王。大傳則言王曰封。惟曰若圭璧盤庚言曰古我先后。既勞乃祖乃父。汝共作我畜民。大傳則言曰若德明哉。湯任父言卑。應言皆今文也。伏生壁中本之殘也。若此者則異文而譌者也。苟不察焉。其書之存者。執其逸文而疑其有闕也。信道不篤。孰階之厲乎。僖三十三年左傳引康誥曰。父不慈。子不祗。兄不友。弟不恭。不相及也。昭二十年左傳引康誥曰。父子兄弟。罪不相及。皆約於今康誥之文。而其義皆同。若此者。則隳括其經而引之者也。苟不察焉。則未觀其通矣。說文引虞書曰。仁覆閔下。則僭旻天。此古尚書說也。猶其引詩曰。不醉而怒。謂之異。蓋以詩傳亦統

於詩也。若此者。則經說而以其經目之者也。苟不察焉。是
比於孔子易傳。今尊之爲經也。夫比於孔子。可乎。故此五
者皆非逸文也。今察而采之。凡經傳諸史所引尙書逸文。
有知篇名者。有不知篇名而有繫代者。有不知篇名亦無
繫代者。綴爲三卷。亦注而疏之。庶求其義焉。蓋逸文所存。
雖一二微言。而容光之照。於是乎知日月之明矣。且僞古
文者。有襲乎逸文而竄之。今僞者旣芟。而不勤勤於逸文。
則疏也。論語云。不伎不求。何用不臧。又云。誠不以富。亦祇
以異。皆詩辭也。論語引之。皆不明言爲詩。論語及孟子所
引書。有不明言爲書者。蓋亦論語引詩之例也。曰奚爲後
我。孟子再引之。一則言書。一則不言書。堯典曰。流共工于

幽州放驪兜于崇山。竄三苗于三危。殛鯀于羽山。四罪而天下咸服。萬章引之。亦不言堯典矣。故今於此類。謹采爲逸文。以聖賢攷古。必宗尙書也。今古文大誓逸文。列二十九篇中。故每條分節。皆空一字。而離虛位焉。明其不次之次也。今此三卷。旣稱逸文。其不次之次。明矣。其條分者。皆不空焉。

謫音義。驪音隱。括音括。僂蒼陷反。發音賴。偁與稱同。異音備。芟音衫。

述曰。漢書藝文志云。周書七十一篇。顏注謂劉向云。蓋孔子所論百篇之餘也。今之存者四十五篇矣。然顏從向說。非也。左傳引周書者。謂之周志云爾。豈尙書之餘乎。南史劉顯傳云。任昉得一缺簡。示諸人。莫能識者。顯見云。是古文尙書所刪逸篇。昉檢周書。果如其說。梁書劉顯傳同。蓋

顯猶向說也。莊子云。金版六弢。司馬彪注云。皆周書篇名。本又作六韜。謂大公六韜文。武虎豹龍犬也。今以漢志攷之。周史六弢六篇。蓋隸儒家者流。班固自注云。惠襄之間。或曰。顯王時。或曰。孔子問焉。然則周史之書也。顏注以爲今之六韜。非也。今之六韜。後人襲而爲之爾。淮南子云。其曲中規。隱括之力。謂約而括之也。曲禮云。毋僂言。鄭注云。僂猶暫也。非類雜。孔疏云。暫然雜師長之說也。引相及者。詳康誥疏。易貴旁通。所謂觀其會通也。

凡逸文知篇名者五十七條。

虞書

九共 逸文一條

鄭氏曰。九共九篇逸。馬氏曰。共。瀆也。大傳曰。九共。以諸侯來朝。各述其土地所生美惡。人民好惡。爲之貢賦政教。是也。

共音恭。美惡之惡如字。好去聲。惡烏路反。

述曰。鄭義見書疏。馬義見釋文。蓋馬言九共序也。詩長發云。受小共大共。爲下國駿麗。毛傳云。共。瀆也。

予辯下土。使民平平。使民無敖。

平平婢辭反。

辯治也。民居下土。故曰辯下土焉。蓋治水後治民之辭也。

平平者。九共之瀆。猶鴻範言王道平平也。詩傳曰。平平。辯治也。使民者。九共之瀆。當令其民若斯也。敖。慢也。與傲通。堯典曰。象傲。皋陶謨曰。無若丹朱傲。惟慢遊是好。無逸曰。侮厥父母。亦敖也。左傳曰。小人伐其技。以馮君子。皆敖也。

禮曰。荒怠敖慢。故曰。敖不可長。左傳曰。無敖禮。蓋敖者。民之大戒也。無敖者。九共之所以爲瀆也。馮音憑長丁丈反

述曰。此大傳所引九共文也。大傳之虞夏傳。其言九共者。稱書曰而引之。殆伏生壁本之殘。而不能成篇者也。使民無敖。路史引作民以無敖。蓋異文也。九共序云。帝釐下土。今未知帝堯歟。帝舜歟。則無以言予之自謂者歟。辯治。說文義也。引詩傳者。采菽毛傳文。蓋辯治之。則平平然矣。引左傳者。襄十三年及定四年文。杜注云。馮陵也。自稱其能爲伐。是也。引禮者。哀公問及曲禮文。

夏書

禹誓
逸文一條

此禹既卽位而征有苗之誓也。穀梁傳曰。詰誓不及五帝。蓋誓繇禹始也。

述曰。引穀梁傳者。隱八年文。其下文云。盟詛不及三王。交質子不及二伯。蓋周官有司盟。此成王時也。則不及禹湯武三王矣。隱三年左傳云。周鄭交質。此周衰時也。則不及夏商二伯矣。夏伯昆吾。商伯豕韋。大彭也。范注以爲齊桓晉文者。非也。桓文則及其時矣。

禹曰。濟濟有衆。咸聽朕言。非台小子敢行稱亂。蠢茲有苗。用天之罰。若予既率爾羣。對爾羣。以征有苗。濟子禮反。台弋之反。

濟濟衆貌。台我也。言我小子者。禹自爲辭。不稱帝命。明禹既卽位之辭也。稱舉茲此也。羣者。君所有之衆也。對會也。

言非我小子敢行舉亂。惟蠢然而動者。此有苗也。當用天威之罰焉。今若予者。既爲君而統率爾羣衆矣。故會爾羣衆以征伐。此有苗也。若禹誓者。非皋陶謨所謂天討有罪。五刑五用哉。明其何遷乎有苗也。其不負其羣衆者邪。易曰。能以衆正。可以王矣。王去聲

述曰。此墨子兼愛篇所引禹誓文也。蓋孟子辯墨者嚴矣。今逸文据之者。据其所引之經也。非惑於墨子也。墨家者流。非九家之一歟。漢志云。仲尼有言。禮失而求諸野。彼九家者。不猶瘡於野乎。瘡與愈通。詩文王云。濟濟多士。言衆也。白虎通云。君者羣也。則羣者君所有之衆也。釋詁云。會對也。則對亦會也。蓋相對者以相會而然也。引易者。師衆

傳文。

五子之歌

逸文一條

史記曰。夏后帝啓崩。子帝大康立。帝大康失國。昆弟五人。須于洛汭。作五子之歌。蓋作歌以刺五子也。周書嘗麥篇曰。其在啓之五子。忘伯禹之命。斯足徵矣。大音太刺。七賜反。

述曰。史記與書序同。詳書序辯。

啓乃淫溢康樂。野于飲食。將將銘莧磬以力。湛濁于酒。渝食于野。萬舞翼翼。章聞于天。天用弗式。樂音落。將將與鏘鏘同。莧胡甸反。音倪。湛音沈。渝音輸。

啓開乃汝也。淪古通佚。言開汝淫佚康樂也。蓋先王未有此焉。今開之自汝爾。夏書不諱啓者。曲禮曰。詩書不諱。臨文不諱。且夏時未有諱也。或曰。啓乃當作啓子。非也。如曰。

啓子不當稱啓子某乎。今徒稱啓子。是父名而子反不名也。野于飲食。猶曰飲食于野。倒文也。若詩言謝于誠歸也。將將磬聲。銘者名也。月令曰。物勒工名。明堂位曰。垂之和鐘。叔之離磬。皆銘之也。或曰。莧磬。蓋磬名。莧讀爲詩傳俛磬之俛。此文之假借焉。爾雅曰。閒。俛也。則俛亦閒也。閒磬猶離磬也。蓋磬必遠致而琢之。然後能銘之。則用民力者多矣。言將將然。銘此莧磬以民力也。獨言磬者。樂之難成聲者也。故堯典獨言擊石拊石也。左傳稱祈招之詩曰。形民之力。而無醉飽之心。今此歌則相反焉。湛。古通沈。凡溺者必沈濁。今言其溺酒也。渝。古通輸。言輸轉其食于野也。萬舞千舞也。翼翼。閒暇貌。章聞于大。亦倒文也。若左傳言

私族於謀也。于於也。用以也。式用也。言其淫樂大于章聞。天以是弗用之也。左傳稱孔子之言曰。嘉樂不野合。此歌之所以爲刺也。

閑去聲。招音韶。康樂之樂音落。其餘皆音岳。

述曰。此墨子非樂篇所引武觀文也。墨子云。於武觀曰。遂稱此文而引之。楚語云。啓有五觀。蓋武者五之聲近也。武觀卽五子之歌也。故皆有韻焉。說命云。啓乃心。此言啓乃者不同。其爲文可借而反觀矣。多士言淫佚。今言淫溢。蓋古通也。桓六年左傳云。周人以諱事神。則夏時未有諱也。若夫文王名昌。武王名發。詩離云。克昌厥後。詩噫嘻云。駿發爾私。皆禮之不諱者也。引詩者崧高文。詩執競云。罄筦將將。孫氏云。莫當作筦。蓋以爲形近而譌也。然筦雖可銘。

猶易爲之。豈如磬之難乎。以力邪。禮祭統云。銘者。自名也。或曰。詩大明云。倬天之妹。毛傳云。倬。磬也。釋文云。倬。韓詩作磬。磬。磬也。詩大叔于田云。抑磬控忌。曲禮云。立則磬折垂佩。魯語云。室如縣磬。左傳作縣磬。若此者。皆以磬譬焉。縣與懸通。引爾雅者。釋言文。明堂位注云。和離者。次序其聲縣也。疏云。縣磬之時。希疏相離。是也。蓋離之。則有閒矣。樂記云。石聲磬。磬以立辨。閒者。所以辨也。引祈招者。昭十二年左傳文。詳呂刑疏。春秋隱公六年。鄭人來輸平。左傳作渝。公穀作輸。蓋古通也。詩簡兮鄭箋云。萬舞千舞也。詩采芣毛傳云。翼翼。閑也。閑與閒通。詩信南山疏云。翼翼。閒暇之名。引私族者。昭十九年左傳文。江氏云。太當爲天。今

如字釋之。經文自適也。樂記云。大章章之也。今反其義。弄淫樂而大章乎。引野合者。定十年左傳文。

允征

逸文一條

史記曰。帝中康時。義和湏淫。廢時亂日。允往征之。作允征。

鄭氏曰。允。臣名。

中音仲。湏面善反。

述曰。史記與書序同。詳書序辯。鄭義見史記集解。

厥篚元黃。昭我周王。

元黃者幣之色也。昭顯也。夏書而稱周王者。周非代名也。國語曰。忠信爲周。大學言平天下者曰。忠信以得之。明其爲天下王也。商書之尹吉曰。自周有終。相亦惟終。言周相也。而周王可推矣。言其篚獻元黃者。以顯我忠信之王也。

蓋允奉王命以專征而民喜迎之者與。相去聲

述曰。此書堯典疏稱鄭禹貢注所引允征文也。孟子云。匪厥元黃。紹我周王見休。蓋匪古通匪。匪厥與厥匪義同。而周王則義不同。孟子謂周武王也。言周武王伐紂時也。酒誥云。自成湯咸至于帝乙。成王畏相。言商之能成其王德者也。豈謂周成王乎。今言周王其例也。釋詁云。顯昭。釗見也。則昭亦顯也。郭注云。逸書曰。釗我周王。蓋昭或作釗。亦顯也。引國語者。魯語文。尹吉者。禮緇衣所引文也。

商書

帝告 逸文一條

史記曰。湯始居亳。從先王居。作帝誥。告與誥通。或曰。帝告。

者。殆猶詩之帝謂也。商頌曰。古帝命武湯。

述曰。史記與書序同。詳書序辯。引帝謂者。詩皇矣文。引帝命者。詩元鳥文。

施章乃服。明上下。

乃。汝也。或曰。殆謂湯也。灋服自湯主之也。詩曰。帝謂文王。詢爾仇方。此帝告稱乃者。殆猶帝謂稱爾也。皋陶謨曰。天命有德。五服五章哉。又曰。以五采彰施于五色。作服。言施章也。而本乎天命矣。此所以爲帝告也。明上下者。明服之等也。大傳曰。湯令。未命爲士。不得衣繡。庶人衣布帛。蓋引此而說之也。左傳曰。子產爲政。使上下有服。與人誦之曰。取我衣冠而褚之。其知斯義者與。衣繡衣布之衣。去聲。褚。張呂反。

述曰。此大傳所引帝告文也。大傳之殷傳。稱帝告書曰而引之。殆伏生壁本之殘而不能成篇者也。引左傳者。襄三十年文。杜注云。積畜也。奢侈者畏積。故畜藏是也。周官大司徒云。同衣服。鄭注云。民雖有富者。衣服不得獨異。明乎其等同也。

湯征

逸文一條

史記曰。湯征諸侯。謂此也。史記次湯征於湯誓之前。此未伐桀時也。禮曰。諸侯賜弓矢然後征。今日湯征。猶允征也。明其有王命專征之賜也。故湯征而進善者。則以王官稱焉。或以湯征與帝告爲夏書。蓋有繇也。桀時有湯征。猶紂時有西伯戡黎也。

述曰。史記與書序同。詳書序辯。引禮者主制文。此不以夏殷周之禮爲言。明三代皆同也。

湯曰。予有言。人視水見形。視民知治不。伊尹曰。明哉。言能聽道。乃進君國子民爲善者。皆在王官。勉哉。勉哉。湯曰。汝不能敬命。予大罰殛之。無有攸赦。治不之。不音否。

治不之不。古通否。明哉者。伊尹美湯言知道之明也。蓋聽此言。卽聽道矣。是言之能聽道者也。進者。進於夏王之朝也。君國子民者。諸侯也。進諸侯而在王官。蓋入爲王朝卿士也。湯乃進其君國子民之爲善者。皆以諸侯在王官。且申勉焉。此視民知治也。大罰殛之者。謂征之也。湯言征汝諸侯之不能敬命者。以不能君其國而子其民也。故無赦。

焉。此視民知不也。酒誥稱古人有言曰。人無於水監。當於民監。其謂此乎。

述曰。此史記殷本紀所錄湯征文也。蓋今古文皆無湯征。而史記得錄之者。殆孔氏壁本之殘而不能成篇者也。大傳引九共帝告文。亦伏生壁本之殘也。今大傳不引湯征文。其出於孔氏者歟。史遷從安國問焉。則得錄之矣。或曰。書亡篇之逸文。見於佗說者也。

湯誓

逸文二條

今古文湯誓辭義皆備也。無闕文焉。或曰。大誓三篇。蓋湯誓亦不一篇也。今分篇者亡。其逸文殆在分篇中爾。大音太述曰。或以逸文次今古文湯誓間。反傷之矣。失其辭氣故。

也。

余一人有辜。無以萬夫。萬夫有辜。在余一人。

辜與罪同

余一人者。夏時之汎稱。非天子辭也。周語則引以言晉侯矣。辜。古罪字。以古通與。無與猶無及也。左傳曰。諸侯曰萬民。當伐桀時。湯亦諸侯爾。今不曰萬民。而曰萬夫者。軍中之稱也。牧誓曰。千夫長。百夫長。今統言之。則萬夫矣。左傳曰。聞敵彊而退。非夫也。蓋軍中稱丈夫之勇焉。商書曰。萬夫之長。可以生謀。苟其失謀。則罪在其長之一人矣。此湯之誓師而自責者與。故周語引此而說之曰。如是。則長衆使民不可不慎也。

長丁丈反

述曰。此周語所引湯誓文也。蓋內史過言晉侯者。稱在湯

晉曰而引之。韋注云。今湯誓無此言。則散亡矣。余與子通。曲禮言天子之稱曰予一人。韋注以言此經非也。此後王之禮。不可以言湯在夏時也。詩江有汜。鄭箋云。以猶與也。蓋古通也。故韓文與多作以焉。引左傳者。閔元年及宣十二年文。商書者。呂氏春秋所引文也。

聿求元聖。與之勑力同心。以治天下。

勑音六

聿。遂也。元。大也。大聖。謂伊尹也。勑力。并力也。湯伐桀時。未有天下。而言以治天下者。此追言伊尹五就桀時也。蓋湯貢士於桀。方與之圖治矣。豈意其有元聖而不用哉。明今誓而伐桀。救天下之亂也。

述曰。此墨子尚賢篇所引湯誓文也。詩蟋蟀毛傳云。聿。遂

也。元大詳沿諸疏。說文云。勳并力也。孟子云。五就湯五就桀者。伊尹也。趙注云。伊尹爲湯見貢於桀。不用而歸湯。是也。禮射義云。古者天子之制。諸侯歲獻貢士於天子。其義也。

湯說

逸文一條

湯說者。湯禱雨而告說於天也。周官大祝掌六所以同鬼神。六曰說。金縢曰。乃得周公所自以爲功。代武王之說。則湯說非誣也。大音太。與祇同。

述曰。湯說或以爲湯誓者。非也。詳下文疏。

惟子小子。履敢用元牡。敢昭告于上天。后曰。今天大旱。卽當朕身。履未知得罪于上下。有善不敢蔽。有罪不敢赦。簡在帝心。萬

方有罪。卽當朕身。朕身有罪。無及萬方。

履湯名。元牡。黑牲也。禮曰。殷人牲用白。今用元牡者。蓋元之色黑。則水也。禱雨故也。猶周人牲用騂。而其詩言興雨者。則曰來方禋祀。以其騂黑也。昭明也。上天后者。謂天帝也。大旱者。湯旣克夏。大旱七年也。其曰今天大旱。而謂卽當朕身者。湯自省其身也。簡閱也。言其善其罪。惟簡閱在天心也。其曰萬方有罪。而謂卽當朕身者。湯自責其身也。湯以爲我身有罪。則宜災及我身。無災及萬方也。蓋湯禱雨而告說於天者。用賢伐罪。責己愛民。皆王道之大者焉。

駢息
營反

述曰。此墨子兼愛篇所引湯說文也。論語云。曰。予小子履。

敢用元牡。敢昭告于皇皇后帝。有罪不敢赦。帝臣不蔽。簡在帝心。朕躬有罪。無以萬方。萬方有罪。罪在朕躬。孔安國論語注云。此伐桀告天之文。墨子引湯誓。其辭若此。繇今攷之。論語與墨子所引者。文不皆同。而義同。孔注以湯說爲湯誓。蓋因周語而改之也。非也。周語云。在湯誓曰。余一人有辜。無以萬夫。萬夫有辜。在余一人。辜。古罪字。蓋與墨子所引者。文義不同。湯誓稱萬夫焉。諸侯統軍衆之辭也。湯說稱萬方焉。天子有天下之辭也。皆無可蒙也。呂氏春秋云。昔者湯克夏而正天下。大旱五年不收。湯乃以身禱於桑林曰。余一人有罪。無及萬夫。萬夫有罪。在余一人。無以一人之小敏。使上帝鬼神傷民之命。此言禱雨者。蓋與

湯說義同。而言萬夫者。則呂氏屬辭之未審也。彼固不稱書辭也。且墨子所引者。先大誓焉。次禹誓焉。次湯說焉。次周詩焉。故其文云。不惟誓命與湯說爲然。周詩卽亦猶是也。如湯說果爲湯誓歟。則當約之曰。不惟誓命爲然。可矣。而乃曰。不惟誓命與湯誓爲然。何其不辭之甚乎。然則湯說之非湯誓也。豈不足徵邪。其論語所引者。互詳不知篇名逸文。漢書鼂錯傳云。湯有七年之旱。言五年者。文之譌也。襄十年左傳云。請以桑林。言宋用殷樂也。以湯禱雨者。名之也。引禮者。檀弓文。引詩者。大田文。鄭箋云。陽祀用騂牲。陰祀用黝牲。此鄭据周官牧人文也。釋文云。騂伊糾反。黑也。詩疏云。鄭以明騂黝爲別方之牲爾。非謂四方之祭。

在陽祀陰祀之中也。大宗伯云。青圭禮東方。赤璋禮南方。白琥禮西方。元璜禮北方。皆有牲幣。各放其器之色。詩言駢黑者。略舉二方以韻句爾。放與倣通。今攷詩大田云。去其螟螣。及其蟊賊。無害我田穉。田祖有神。秉畀炎火。又云。有渰萋萋。興雨祈祈。雨我公田。遂及我私。繇是言之。以駢者祀去螟之火神也。以黑者祀興雨之水神也。故特舉二方焉。豈惟以韻句已乎。昭四年左傳云。古者日在北陸而藏冰。其藏之也。黑牡。秬黍。以享司寒。杜注云。黑牡。黑牲也。秬。黑黍也。司寒。元冥。北方之神。故物皆用黑。其例也。詩既醉云。介爾昭明。則昭者明也。釋詁云。天帝。后君也。則后者天帝也。簡閱。詳盤庚疏。

仲虺之誥

逸文三條

左傳曰。仲虺居薛。以爲湯左相。今言仲虺之誥者。史記謂

在湯伐夏而歸時也。

虺許偉反

述曰。引左傳者。定元年文。史記與書序同。詳書序辯。

亡者。侮之。亂者。取之。

亡者。謂自亡者也。若春秋書梁亡。是也。侮之。謂亡之也。孟子曰。恭者不侮人。而又曰。夫人必自侮。然後人侮之。今自亡者。是自侮也。從而侮之。是亡之也。大學曰。之其所敖惰而辟焉。然則敖惰。亦有其正也。今侮亡猶此也。或曰。侮古通移。左傳曰。可不務乎。今日。亡者務之。謂自亡者務亡之。明不得姑息也。亂者。謂自亂者也。若左傳言陳亂。是也。取

之謂滅之也。周官曰。外內亂。鳥獸行。則滅之。此大司馬之
灋也。蓋自亡者。則當侮之以推亡。自亂者。則當取之以止
亂。以其自亡與自亂也。皆自弱焉。非兼弱。則資敵而無以
自存矣。梁亡。則秦遂取梁。陳亂。則楚幾縣陳。皆資敵也。周
之方伯。不能兼弱。故也。則仲虺之誥。宜明矣。故左傳引此
而說之曰。兼弱也。又曰。推亡固存。國之道也。此亡者當亡。
亂者亦當亡。以道言之。豈同乎以力者。兼弱於疆哉。中庸
言天道者。所以言傾者覆之也。季漢武侯謀益州。而曰。劉
璋闇弱。其知道乎。辟音僻。行去聲。幾平聲。

述曰。此襄十四年左傳所引文也。蓋中行獻子稱仲虺有
言曰而引之。又說之云。推亡固存。國之道也。其說獨言亡

者。亂在亡中也。襄三十年左傳。子皮引仲虺之志同。惟上下句互易焉。則所傳者異也。其說之亦同。惟道作利焉。則以義爲利也。宣十二年左傳。隨武子云。仲虺有言曰。取亂侮亡。兼弱也。蓋櫟栝其文而引之。又以兼弱說之。其義皆同。凡引經者。可約文而不可添文也。故古有爲之櫟栝者矣。春秋僖公十有九年。梁亡。左傳云。梁亡。不書其主。自取之也。梁伯好土功。民罷而弗堪。乃溝公宮。曰。秦將襲我。民懼而潰。秦遂取梁。罷與疲通。公羊傳云。其言梁亡何。自亡也。其自亡奈何。魚爛而亡也。敖惰有其正者。若孟子隱几而待留行之客也。釋言云。務。侮也。則侮亦務也。詩常棣云。外禦其務。左傳國語引詩。務作侮。蓋以聲近而假借焉。或

曰。詩言禦務。則從侮之本義也。書言侮亡。則從務之本義也。可不務乎。隱三年左傳文。今之恆言。凡事皆言務也。務之承亡者而言。則務亡之也。宣十一年左傳云。楚子爲陳夏氏亂故。伐陳。因縣陳。申叔時曰。今縣陳。貪其富也。乃復封陳。此公羊傳所以歎上無天子。下無方伯也。引劉璋者。見三國志。

我聞于夏人。矯天命。布命于下。帝式是惡。用爽厥師。

惡烏路反

仲虺告君而稱我者。古人之質也。猶皋陶謨禹稱予於帝前也。夏人謂桀也。仲虺當桀時。親聞其布命。故言我聞于夏人也。矯。虛言也。左傳言淫君者曰。其祝史薦信。是言罪也。其蓋失數美。是矯誣也。進退無辭。則虛以求媚。今謂虛

言天命焉。多士曰。夏弗克庸帝。大淫佚有辭。此所以矯天命而布命于下也。式用。喪失。師衆也。言帝用是惡之。以失其衆也。數上聲

述曰。此墨子非命篇所引仲虺之告文也。告與誥通。墨子說之云。彼用無爲有。故謂之矯。亦謂其虛言也。非命篇上中下所引文。蓋不皆同。惡亦作增。喪亦作喪。或曰。增古通。憎亦惡也。孟子云。士憎茲多口。趙注云。爲士者益多爲衆口所訕。詩皇矣云。憎其式廓。或釋之云。言增其用者大。此釋憎爲增也。則亦可釋增爲憎矣。周語云。晉侯喪二。韋注云。喪當爲喪。然喪與喪皆言乎其失也。蓋聲近而義通焉。引左傳者。昭二十年文。式用。釋言文。喪失。詳盤庚疏。師衆。

釋詁文。

諸侯自爲得師者王。得友者霸。得疑者存。自爲謀而莫己若者亡。

自爲者。自己爲之也。得友得疑。不言自爲者。通上省文也。霸伯也。諸侯之長也。左傳曰。四王之王也。又曰。五伯之霸也。然則湯時固言霸矣。疑猶禮言師保疑丞之疑。故與師友並言。蓋疑則謀於人也。○謹案諸侯自爲得師者王。若孟子言湯之於伊尹。學焉而後臣之也。得友者霸。若國語言晉文之長事賈它也。得疑者存。若戰國策言燕昭之問郭隗而來樂毅也。皆自爲得之也。非繇敵國爲之也。非繇異國爲之也。士雖有繇敵國異國而來者。非受命於其國。

之君臣而來閒我也。故我得之以爲己用焉。師其所當師。友其所當友。疑其所當疑。誠得其善而好之也。孟子曰。好善優於天下。此之謂也。故曰。夫苟不好善。則人將曰。訑訑。子旣已知之矣。訑訑之聲音顏色。距人於千里之外。士止於千里之外。則讒諂面諛之人至矣。與讒諂面諛之人。居國欲治可得乎。詩曰。具曰予聖。誰知烏之雌雄。此幽王所以亡也。故曰。自爲謀而莫己若者。亡。仲虺之言。謀國者宜何如自省哉。長丁丈反。賈古雅反。它安平聲。燕平聲。隗五期反。樂音岳。開去聲。訑音馳。省悉井反。述曰。此荀子堯問篇所引文也。蓋稱中歸之言而引之。中歸者。仲虺也。呂氏春秋云。仲虺有言曰。諸侯之德。能自爲取師者。主能自取友者。存。其所擇而莫如己者。亡。蓋異文。

也。引左傳者。成二年文。杜注云。四王。禹。湯。文。武。五伯。夏。伯。昆。吳。商。伯。大。彭。豕。韋。周。伯。齊。桓。晉。文。是也。引禮者。文。王。世。子。文。大。傳。云。天。子。有。問。無。以。對。責。之。疑。詳。皋。陶。謨。四。鄰。疏。晉。語。云。晉。公。子。父。事。狐。偃。師。事。趙。衰。而。長。事。賈。佗。此。三。人。者。公。子。居。則。下。之。動。則。咨。焉。蓋。僖。二。十。三。年。左。傳。所。謂。三。士。者。也。亦。文。六。年。左。傳。所。謂。大。師。賈。佗。者。也。佗。與。它。通。引。燕。昭。者。詳。文。侯。之。命。疏。古。之。爲。士。者。其。仕。也。無。受。命。於。其。國。之。君。臣。而。仕。他。國。焉。忠。而。不。貳。也。僖。二。十。三。年。左。傳。云。晉。懷。公。命。無。從。亡。人。期。期。而。不。至。無。赦。狐。突。之。子。毛。及。偃。從。重。耳。在。秦。弗。召。懷。公。執。狐。突。曰。子。來。則。免。對。曰。子。之。能。仕。父。教。之。忠。古。之。制。也。策。名。委。質。貳。乃。辟。也。今。臣。之。子。名。

在重耳。有年數矣。若又召之。教之貳也。繇是言之。晉人而仕晉焉。猶不貳也。況他國乎。故古之大夫。非有君命。不私覲。禮郊特牲云。爲人臣者。無外交。不敢貳君也。哀八年左傳云。君子違不適讎國。違者。去國也。如適讎國而仕之。則謀其所去國矣。襄二十六年左傳言。楚析公雍子。子雲苗賁皇之奔晉者。皆怨楚也。乃爲晉謀。以害楚焉。故曰。雖楚有材。晉實用之。不然。則敵國之士。閒我也。我雖師之。友之。疑而問之。彼亦不爲我忠也。豈仲虺所謂自爲得之邪。故古無越國而求賢。異國且然。讎國無不然。敵國者。讎國之幾也。閔子騫辭費宰而曰。如有復我者。則吾必在汶上矣。汶上者。自魯之齊也。異國也。漢衰而三國猶然也。期期

者期以期年也。辟與僻通。引詩者。正月文。詩序云。正月。大
夫刺幽王也。鄭箋云。時君臣賢愚適同。如烏雌雄相似。誰
能別異之乎。是也。通鑑周紀云。子思言於衛侯曰。君之國
事將日非矣。公曰。何故。對曰。有由然焉。君出言自以爲是。
而卿大夫莫敢矯其非。卿大夫出言亦自以爲是。而士庶
人莫敢矯其非。君臣既自賢矣。而羣下同聲賢之。賢之則
順而有福。矯之則逆而有禍。如此則善安從生。詩曰。具曰
予聖。誰知烏之雌雄。抑亦似君之君臣乎。此子思之言。通
鑑采焉。則采之僞孔叢子者也。蓋僞者襲詩義而竄之爾。

湯詰

逸文一條

史記曰。湯既紂夏命。還亳。作湯誥。蓋克夏後而告諸侯也。

故史記錄湯誥而申之曰。以令諸侯。猶音曉 遺音旋

述曰。史記與書序同。詳書序辨。

維三月。王自至於東郊。告諸侯羣后。毋不有功于民。勤力迺事。予乃大罰殛女。毋子怨。曰。古禹皋陶久勞于外。其有功乎民。民乃有安。東爲江。北爲濟。西爲河。南爲淮。四瀆已修。萬民乃有居。后稷降播。農殖百穀。三公咸有功于民。故后有立。昔蚩尤與其大夫作亂百姓。帝乃弗予。有狀。先王言不可不勉。曰。不道。毋之在國。女毋我怨。女音汝 齊子禮反 讀音獨 蚩尺之反 弗子之子音與

維與惟通。商三月。夏二月也。此堯典仲春東作時也。月令曰。王命布農事。命田舍東郊。今湯且自至焉。此示諸侯以身勤民事也。羣后。卽諸侯也。后。君也。以臣於天子言。則曰

諸侯以君於其國言。則曰羣后。故兼稱焉。毋者戒之之辭。女與汝通。蓋湯言當戒其不有功于民。勤勞迺事者。我乃以女不勤大罰殛女。則勿我怨矣。曰者湯爲更端之辭也。湯克夏還亳。亳者商邱也。自商邱之望言之。故於東言江。於北言濟。於西言河。於南言淮也。瀆者水所注也。爾雅曰。江。河。淮。濟。爲四瀆。四瀆者發源注海者也。說詳禹貢。已修者洪水既治也。居者平土安居也。降播者下教播穀也。農三農也。殖生長也。三公禹。皋陶。后稷也。此猶春秋於諸侯皆稱公也。后古通後。有立者司馬氏謂建立其後也。蚩尤黃帝時諸侯之貪暴者也。說詳呂刑。作亂百姓者言不勤民事而始作亂于民也。帝黃帝也。弗予者弗與也。謂黃帝

滅之也。狀者可据之事狀也。左傳言晉數曹者曰。獻狀。則責其有功狀焉。今謂蚩尤有罪狀也。蓋湯言禹皋陶。后稷。勤民之功。則諸侯宜有勸矣。言蚩尤害民之狀。則諸侯宜有戒矣。先王者。若夏之先王也。而古帝亦以先王統焉。禮稱上古曰先王。易所以稱古者。包犧氏之王天下也。曰者。先王所言之辭也。不道者。謂諸侯不勤民事也。之往也。左傳言往就國者曰。之國。蓋湯言先王之言。我不可不勉矣。先王之言曰。諸侯不道。勿使往而在國焉。女勿以我勉行斯言而怨也。爾雅曰。于。於也。迺。乃也。至於東郊。不有功於民。於當作于。勤力迺事。迺當作乃。蓋經文皆一例焉。其有功乎民乎。亦當作于。皆非本文也。○謹案史記錄書。約而

錄之者爲多。湯誥殆未盡於斯也。然以斯求之。則湯之勤民可知矣。其先於水利農功乎。農功者天下之大本也。無水利不可以爲農功。故東郊民事必稽古之水利農功而言也。湯誥言禹皋陶后稷曰。三公咸有功于民。蓋皋陶嘗從禹治水者也。故曰。古禹皋陶久勞于外。而後世言皋陶者。乃稱呂刑曰。三后成功。惟殷于民。皋陶不與焉。蓋吝之也。以其司刑也。豈不妄哉。

數上聲。王天下之王。去聲。不與之與音預。

述曰。此史記所錄湯誥文也。禮月令注云。田謂田畯。主農之官也。后君釋詁文。毋不有功於民。勤力迺事。以一句讀也。其曰民者。可微讀之爾。蓋戒其不勤民事也。故此以毋爲言。其下以罰殛爲言。皆相貫也。商邱。今河南歸德府商邱。

邱縣也。詳今古文湯誓疏。釋水云。注澮曰。瀆則瀆者水所注也。引四瀆者。釋水文。農殖。詳呂刑疏。大學云。知止而后有定。以后爲後。蓋古通也。司馬氏者。貞也。唐書藝文志。著錄焉。今所引者。其史記索隱義也。索隱云。帝天也。非也。經言有狀。當自人言之。謂黃帝也。下文言先王者。帝在其中矣。引獻狀者。僖二十八年左傳文。禮運云。昔者先王未有宮室。言上古也。引易者。繫辭傳文。曰不道之曰。索隱以此曰爲湯言。則所謂先王言者云何。於文未適也。之往。釋詁文。昭二十八年左傳云。昔武王克商。光有天下。其兄弟之國者十有五人。言往就國也。引爾雅者。釋詁文。此逸文。一條而三節者也。非湯誥全文。故不稱篇。而亦以條繫焉。若

條分之者三。則無以知其條貫矣。

咸有一德

逸文二條

史記曰。伊尹作咸有一德。蓋鄭氏所謂伊尹之誥也。史記以次湯誥後焉。明其在湯時告言也。

述曰。史記與書序同。詳書序辯。鄭義詳下文疏。

惟尹躬及湯。咸有一德。

尹者伊尹自名也。躬身也。自以尹身言之也。湯號也。詩曰。古帝命武湯。伊尹在湯時告言。而稱其君之號者。殆伊尹告勉同官之辭。禮緇衣引作壹。蓋引此以明君臣之疑惑也。鄭氏曰。咸皆也。君臣皆有壹德是也。盤庚之誥曰。式敷民德。永肩一心。其商後王知一德者乎。大誓所以稱

十人之同心同德也。

大音太

述曰。此禮緇衣所引尹吉文也。蓋稱尹吉曰而引之。鄭注云。吉當爲告。告。古文誥。字之誤也。尹告伊尹之誥也。書序以爲咸有壹德。是也。壹與一通。說文云。躬身也。躬與躬通。釋詁云。身。我也。蓋自言也。孟子引伊尹云。我何以湯之聘幣爲哉。蓋湯者稱其君之號也。引詩者。元鳥文。鄭義釋緇衣所引文也。

惟尹躬天見于西邑夏。自周有終。相亦惟終。

天讀爲先相去聲

鄭氏曰。天當爲先字之誤。是也。見者朝見也。蓋伊尹溯其五就桀時也。西邑夏者。鄭氏謂夏之邑在毫西。是也。毫爲商邱與。爲偃師與。皆西邑夏也。自由也。皋陶謨曰。自我五

禮。蓋由禮焉。今言由忠信也。國語曰。忠信爲周。易之乾曰。忠信所以進德也。又曰。知終終之。可與存義也。易之坤曰。含章可貞。或從王事。无成有終。蓋終者。必貞夫忠信而終也。相者。相湯也。新序曰。伊尹遂適湯。湯立爲相。是也。言尹躬先見桀于西邑夏。由忠信而有終。此伊尹之亂亦進也。見桀則明於有守而終去。若中庸所謂國無道至死不變者也。尹躬今相湯。亦惟忠信而有終。此伊尹之治亦進也。相湯則期於有爲而終事。若中庸所謂國有道不變塞焉者也。此始伊尹以相道告勉同官。猶周公之於君奭者與。蓋忠信者。咸有一德之實也。相道也。忠信不變而能終。則必無所溺矣。故禮緇衣引此以明其慎所溺也。詩曰。行歸

于周其尹誥之謂乎。

夫音乎行去聲

述曰。此禮緇衣所引尹吉文也。緇衣云。子曰。小人溺於水。君子溺於口。大人溺於民。皆在其所發也。故君子不可以不慎也。遂引此文以明之。鄭注云。尹吉亦尹誥也。蓋鄭亦以爲咸有一德也。孟子云。五就湯。五就桀者。伊尹也。又云。伊尹相湯以王於天下。明先見桀而後相湯也。故孟子云。治亦進。亂亦進者。伊尹也。夏邑及亳。詳湯誓疏。釋詁云。由自也。則自亦由也。引國語者。魯語文。引易者。乾文言及坤六三文。易繫辭傳云。天下之動貞夫一者也。故貞夫忠信。則咸有一德矣。忠體也。主於內者也。信用也。主於外者也。皆以一德終也。故坤象傳云。用六永貞以大終也。引詩者。

都人士文。鄭義釋緇衣所引文也。又鄭云。忠信爲周。相助也。謂臣也。伊尹言尹之先祖。見夏之先君臣。皆忠信以自終。又云。見或爲敗。繇今攷之。鄭以先爲先祖。非也。如其說。則經言尹先可矣。躬之爲言。不若綴旒乎。敗者見之文殘而譌爾。則先之於天亦然也。

伊訓 逸文五條

史記曰。湯崩。太子大丁未立而卒。適立大丁之弟外丙。外丙卽位二年崩。立外丙之弟中壬。中壬卽位四年崩。適立大丁之子大甲。大甲元年。伊尹作伊訓。中與仲通。大音太述曰。史記言外丙中壬者。與孟子同。蓋不從書序也。詳書

序辯。

惟大甲元年十有二月乙丑朔伊尹祀于先王誕資有牧方明。
十有之
有音又

商曰祀。今稱元年者。所傳異文也。猶孟子引堯典三載爲三年也。商正建丑。十有二月者。子月也。時冬至焉。卽夏十有一月也。朔者月之始一日也。不言大甲祀于先王而言伊尹者。此伊尹以冢宰攝祭也。猶召誥言周公之攝郊祭也。誕大也。資者謀之以相資也。禮曰。事君先資其言。鄭氏釋禮者。則曰。資謀也。蓋資古通咨。堯典曰。咨十有二牧。咨謀也。有牧者。四方所有之州牧也。猶皋陶謨言有邦也。有牧爲諸侯之長。故大謀焉。覲禮曰。諸侯覲于天子。爲宮。方三百步。四門。壇十有二尋。深四尺。加方明于其上。方明者。

木也。方四尺。設六色。東方青。南方赤。西方白。北方黑。上元。下黃。設六玉。上圭。下璧。南方璋。西方琥。北方璜。東方圭。天子出拜日于東門之外。反祀方明。此周制也。而商制可推矣。其曰方明者。言其德四方皆明也。周書度邑篇稱武王言定天保者曰。我維顯服。及德之方明。則商祀稱方明者。蓋其然也。商大甲繼仲壬而立。太甲元年。有仲壬之服。其元年。十有二月乙丑朔。則冬至也。漢志引此而說之曰。言雖有服。以冬至越第祀先王于方明。以配上帝也。繇是言之。祀于先王者。周書所謂殷禮陟配天也。先王者。湯也。以經言方明。知其祀先王于方明也。示湯之德四方皆明也。有牧在四方。當以先王明德爲謀也。則大謀有牧以方明。

矣。蓋因先王配天之祀。謀之以相資也。故方明之義。其祀于先王者。卽以謀有牧焉。其祀禮也。皆治道也。長丁丈反

音黃度徒洛反蕭音緣

述曰。此漢書律厯志所引伊訓文也。蓋從劉歆三統術而引之。其說云。言雖有成湯大丁外丙之服。以冬至越第祀先王于方明。以配上帝。是朔旦冬至之歲也。今攷孟子云。湯崩。大丁未立。外丙二年。仲壬四年。大甲顛覆湯之典刑。則大甲元年。有仲壬之服也。豈謂成湯大丁外丙之服乎。劉歆遺仲壬四年。則所推朔旦冬至者。其以爲旦也。不足据矣。然以商十有二月。而祀先王于方明。則其爲冬至配天之祀可知也。第與緯通。王制云。喪三年不祭。唯祭天地。

社稷爲越縗而行事。蓋縗者喪車之縗也。詳顧命疏。唯與
惟通。春秋繁露云。春秋之義。國有大喪者。止宗廟之祭。而
不止郊祭。不敢以父母之喪廢事天地之禮也。然則大甲
當祭矣。史記言放大甲者。在既立三年。今方元年。非以放
故而攝祭也。其攝祭當有佗故焉。若禮說所謂王有疾不
與祭者歟。今書亡。無絲縗也。說文云。朔月一日始蘇也。白
虎通云。朔之言蘇也。明消更生。故言朔是也。釋詁云。誕大
也。引先資者。禮表記文。覲禮注云。方明者。上下四方神明
之象也。有象者。猶宗廟之有主乎。六色象其神。六玉以禮
之。是也。史記周本紀言方明者。與周書度邑篇同。詩天保
云。天保定爾。釋詁云。服事也。釋言云。及逮也。今言定天保

者。自我定之。我維光顯其事。庶幾逮乎德之四方皆明也。蓋方明者。以明德爲神明也。僖五年左傳云。明德以薦馨香。言祀神也。或曰。元年者。大甲喪畢之元年也。論語云。子張曰。書云。高宗諒陰。三年不言。何謂也。子曰。何必高宗。古之人皆然。君薨。百官總己以聽於冢宰。三年。故孟子言舜避堯之子。禹避舜之子。皆言三年之喪畢焉。蓋殷以前。則喪畢而卽位改元也。其踰年而卽位改元。則周制爾。此大甲元年。以喪畢祀于先王。而諸侯來覲。遂大咨有牧。率諸侯祀方明也。絲今攷之。殷以前。喪畢而卽位。是矣。其言喪畢而改元。非也。堯典無改元之文。蓋古史書年。以前後互參而始明。與後世史文不同也。今曰。大甲元年。則書改元。

矣。如以爲喪畢改之。則在喪三年。史之所書。其以爲先君之年乎。則先君之終已無年也。其以爲今君之年乎。則今君之始未改元也。將窮於書矣。故踰年而改元。史遷宜然也。覲禮所謂反祀方明者。承上文天子而言。蓋天子祀之也。禮無天子率諸侯祀方明者也。則冢宰攝祭者可知也。皋陶謨云。無敎逸欲有邦。不言于有邦也。而于之爲言。如在言閒矣。今伊訓云。誕資有牧方明。不言以方明也。而以之爲言。如在言閒矣。皆古史文之簡而明者也。

天誅。造攻自牧宮。朕載自亳。

誅者。誅桀也。以誅桀爲天誅者。孟子所謂天吏也。造者。始作之也。自。從也。趙氏曰。牧宮。桀宮。造作可攻討之罪者。從

牧宮是也。蓋言桀之自伐焉。多方言桀者曰。因甲于內亂。自其宮言之也。或曰。左傳云。天生民而立之君。使司牧之。故夏以牧名天子宮焉。朕我也。伊尹自謂也。載始也。亳湯都。謂商邱也。言我始謀誅桀者從亳都也。孟子所以言伊尹說湯伐夏也。蓋誅桀者正天下之事。非伊尹正己。則不能始謀誅桀而正天下。故孟子引此。以明伊尹之正己也。明必無以割烹要湯者也。說舒芮反要平聲

述曰。此孟子所引伊訓文也。趙注云。伊訓向書逸篇名。是也。中庸云。造端乎夫婦。則造者始作之也。釋詁云。從。自也。則自亦從也。趙氏者。岐也。後漢書有傳。今所引者。其孟子注義也。孟子云。國必自伐。而後人伐之。趙氏之義。亦取諸

此也。引左傳者。襄十四年文。載始。詩載見毛傳義也。孟子云。湯始征。自葛載。其例也。商邱詳湯誓疏。趙注云。朕我也。謂湯也。湯曰。我始與伊尹謀之於亳。遂順天而誅之也。今不從者。以朕爲湯。則言與伊尹謀者。於經病添文矣。且如朕非伊尹。則孟子奚引之以言伊尹乎。

載之言則也。蓋承上文之辭。今其文亡矣。或曰。以車載俘也。孚。古通俘。此伐夏之俘。若周書世俘篇言伐殷之俘也。俘。取也。取之以爲戰勝之信。故於文從孚焉。孚。信也。書典寶序曰。俘厥寶玉。鄭氏引此而說之也。其孚在亳者。湯非貪之也。殆以信示後世。陳寶而昭其戒也。此典寶所繇作。

與。

述曰。此鄭典寶序注所引伊訓文也。蓋書堯典疏稱焉。其注云。伊訓曰。載孚在亳。又曰。征是三股。蓋逸古文也。詩時邁鄭箋云。載之言則也。俘取孚信。釋詁文。陳寶詳顧命疏。

征是三股。股音聰

三股者。殆猶三苗三亳之稱也。續漢志。濟陰郡定陶縣有三股亭。股與股通。易曰。可用行師。征邑國也。今日三股。未知其爲邑與。其爲國與。蓋伐桀後而遂征之也。則必其爲桀之助惡者矣。濟子禮反

述曰。此所引詳上文疏。引易者。謙象傳文。三股亭。今在山東曹州府定陶縣。

從命而不拂。微諫而不倦。爲上則明。爲下則遜。

拂扶弗反

命。謂教命也。若鄭氏釋說命者。言傳說作書以命高宗也。從命猶從諫也。若高宗從說命也。下文所以言爲上則明也。如爲下者以從命爲遜。則何諫之有乎。拂違也。曲禮曰。爲人臣者不顯諫。三諫而不聽。則逃之。今言爲上者從教命而不拂。斯爲下者可微諫而不倦矣。蓋無有逃之也。論語曰。子路問事君。子曰。勿欺也。而犯之。今言爲上從諫者。則明。斯爲下微諫者。則遜矣。蓋無待犯之也。此告爲上者之辭。若告爲下者。則臣道豈惟微諫之遜已哉。比干。史魚。論語何稱焉。荀子引此。以言臣事暴君者。非也。旣曰暴君。蓋不可言爲上則明矣。

說音悅

述曰。此荀子所引書文也。荀子臣道篇稱書曰。而引之。楊
倞荀子注云。書伊訓也。今攷楊倞在唐時。逸古文伊訓既
亡矣。其言此爲伊訓者。或謂其妄據僞古文伊訓爾。然僞
伊訓與此多不同。安見其必妄據邪。孫氏謂其或據舊說
也。義疑。故以存伊訓後焉。無逸云。古之人猶胥訓告。今此
告爲上者之辭。固訓告也。無以明其必非伊訓也。荀子引
書多類詩之斷章取義焉。若康誥言有疾。呂刑言惟齊非
齊。荀子說之。皆非本義也。此亦非書之言。臣道如斯也。白
虎通云。人懷五常。故知諫有五。一曰諷諫。二曰順諫。三曰
聞諫。四曰指諫。五曰陷諫。諷諫者。智也。知禍患之萌。深睹
其事。未彰而告焉。此智之性也。順諫者。仁也。出辭遜順。不

逆君心。此仁之性也。闕諫者禮也。視君顏色不悅且卻。悅則復前。以禮進退。此禮之性也。指諫者信也。質指其事。此信之性也。陷諫者義也。側隱發於中。直言國之害。厲志忘生。爲君不避喪身。此義之性也。孔子曰。諫有五。吾從諷之諫。蓋班氏稱孔子之言也。而必非孔子之言也。夫事君者。因所事而從五諫。今必謂從諷之諫也可乎。孔子告子路以犯之。故曰國無道至死不變。強哉矯。其義也。古者比干之仁。史魚之直。孔子所以皆稱之也。班氏作漢書。不敘殷身成仁之爲美。後漢書譏焉。宜其不辨乎非孔子之言者也。繇是推之。荀子引書。其以言臣事暴君者。豈書之本義云乎哉。大學鄭注云。導拂戾也。則拂亦違也。導則無不戾。

矣。莊二十四年公羊傳云。戎將侵曹。曹羈諫曰。戎衆以無義。君請勿自敵也。曹伯曰。不可。三諫不從。遂去之。何注以曹羈爲順諫也。此曲禮所謂不顯諫也。臣道之一端也。

大甲

逸文四條

史記曰。伊尹作大甲訓三篇。

大音太

述曰。史記與書序略同。詳書序辯。

民非后無能胥以寧。后非民無以辟四方。

辟必益反

后君也。胥猶詩載胥及溺之胥相也。以古通與。民相與也。寧安也。言民非君無能相與安也。鴻範曰。天子作民父母。以爲天下王。蓋王者子民。則民皆得父母而安。此民所以必尊君而親之也。易曰。陽一君而二民。君子之道也。君子

知尊君而親之。故一君而望其安民也。是民之君其君也。民能相與安矣。易曰。陰二君而一民。小人之道也。小人不知尊君而親之。故二君而啓其爭民也。是民之不君其君也。民無能相與安矣。無以者無與也。論語曰。百姓不足。君孰與足。言無與也。辟亦君也。言君非民無與。君四方也。孟子曰。民爲貴。是故得乎邱民而爲天子。蓋天子之貴。由民以爲君。當無賤民之心。此君所以必安民而貴之也。易曰。以貴下賤。大得民也。苟得民。則四方皆與君之矣。苟不得民。則四方無與君之矣。大學曰。民之所好好之。民之所惡惡之。此之謂民之父母。故曰。辟則爲天下僂矣。明無與君之也。繇是言之。民依於君。君依於民。而政以立焉。故凡經

之言民者。言民心。言民生。而不稱民權。以民非君無能相與安也。道在尊君也。凡經之言君者。言君德。言君職。而不逞君權。以君非民無與君四方也。道在安民也。此人道之本乎天。而萬世不可以它求者也。易曰。首出庶物。萬國咸寧。其能君其民哉。辟則之。辟音僻。

述曰。此禮表記所引大甲文也。后君。胥相。寧安。皆釋詁文。詩桑柔云。載胥及溺。憂民之言也。以義詳湯誓逸文疏。引君民者。易繫辭傳文。朱子云。君。謂陽。民。謂陰。又云。震坎艮。爲陽卦。皆一陽二陰。巽離兌。爲陰卦。皆一陰二陽。朱氏震云。陽卦。一君而徧體二民。二民共事一君。一也。故爲君子之道。陰卦。二民共事二君。二君共爭一民。二也。故爲小人

之道是也。鄭禮注云。民非君不能以相安。今不出之者。以之爲言。於義未析也。故言胥以者。遂倒之矣。辟君。釋詁文。周書世俘篇云。武王成辟四方。其義也。引得民者。易屯象傳文。易說卦云。乾以君之。詩公劉所以言君之也。民權者。非民。君之義也。詳召誥篇。君職者。乃君德之用也。詳鴻範篇。引咸寧者。易乾象傳文。

顧諟天之明命。

是諝音

大學言明德而引此焉。朱子曰。顧謂常目在之也。諝猶此也。或曰。審也。天之明命。卽天之所以與我而我之所以爲德者也。常目在之。則無時不明矣。

述曰。此大學所引大甲文也。朱子之義。釋大學所引文也。

諛古通是。是猶此也。廣雅云。諛是也。玉篇云。諛審也。大學鄭注云。顧念也。諛猶正也。今不從者。以天命無不正。不可言正天命也。

天作孽。猶可違。自作孽。不可活。

孽魚列反

孽禍。違去也。天作禍者。趙氏謂若高宗雉雉。宋景守心之變。皆可以德消去也。活朱子謂生也。或作違。鄭氏謂逃也。自作禍者。若桀紂死亡之罪。皆不可以幸逃生矣。違乎煥反

述曰。此孟子所引大甲文也。禮緇衣引大甲者。猶可違。作可違也。不可活。作不可以違。蓋異文也。孟子言自求禍者。引此而說之。則孽者禍也。違去。詳立政疏。史記云。祥桑枯死而去。言大戊之去禍也。詳書序辯。趙氏及朱子之義。釋

孟子所引文也。雖雉。詳高宗彤日篇。呂氏春秋云。宋景公之時。熒惑在心。公懼。召子韋而問焉。子韋曰。熒惑者。天罰也。心。宋之分野也。禍當于君。雖然。可移于宰相。公曰。宰相所與治國家也。而移死焉。不祥。子韋曰。可移于民。公曰。民死。寡人將誰爲君乎。寧獨死。子韋曰。可移于歲。公曰。歲害則民飢。民飢必死。爲人君而殺其民以自活。其誰以我爲君乎。是寡人之命固盡矣。子毋復言矣。子韋還走。北面再拜。曰。臣敢賀君。天處高而聽卑。君有至德之言三。天必三賞君。今夕熒惑其徙三舍。臣請伏于陛下以伺候之。是夕熒惑果徙三舍。此趙氏之所據也。守心者。在心而守之也。詩載芟箋云。活生也。鄭義釋緇衣所引文也。遁。逃。釋言文。

趙氏云。自己作孽者。若帝乙慢神震死。是爲不可活。此据史記殷本紀言帝武乙也。今不出之者。以桀紂之事尤深切著明也。

毋越厥命以自覆也。若虞機張。往省括于厥度。則釋。

覆芳服反。省悉井反。

括故活反。

毋者。伊尹戒大甲之辭。越猶盤庚言顛越之越。覆鄭氏謂敗也。言毋顛越其命令以自覆敗也。虞謂虞人也。蓋掌山澤之射獵焉。括謂矢末之與弦相會者。鄭氏曰。機弩牙也。度謂所擬射也。虞人之射禽。弩已張。從機開視括。與所射參相得。乃釋弦發矢。是也。發命者。所省若是焉。則所施中度而無覆敗者矣。鄭氏曰。爲政當以己心參於羣臣萬民。

百乃施也。

弩怒上聲中去聲參七南反

述曰。此禮緇衣所引大甲文也。鄭義釋緇衣所引文也。兵濫有覆軍之稱。則覆者敗也。虞義詳堯典疏。釋名云。矢末曰括。謂與弦相會也。詩車羣毛傳云。括會也。今矢括亦以名之矣。說文云。弩弓有臂者。釋名云。弩鉤弦曰牙。似齒牙也。蓋弩之發動所繇也。故曰機焉。度謂濫度也。所擬者以射濫擬之也。易繫辭傳云。擬之而後言。則發命可知也。凡言參者。三而參之也。機也。括也。度也。則三也。鄭言爲政者云。可乃施也。可之爲言。當微讀焉。謂臣民皆可也。

說命

逸文八條

說與兌通。說命者。史之特書。以師道尊焉。鄭氏曰。傳說作

書以命高宗信哉。此明其爲師也。蓋據諸所引文而知之矣。學記云。當其爲師。則弗臣也。大學之禮。雖詔於天子。無北面。所以尊師也。故學記引兌命者三。皆其言學以命教之也。孟子所謂學焉而後臣之。臣其所受教者也。師道也。
說音悅

述曰。鄭義詳下文疏。

高宗梁闇三年不言。闇平聲

此史敘說命之繇也。鄭氏曰。闇讀如鵠。謂廬也。梁闇說詳無逸。大傳曰。居廬三年。未嘗言國事。鵠音諒

述曰。此大傳所引說命文也。大傳之殷傳。其言說命者稱書曰而引之。梁闇論語引作諒陰。禮喪服四制引作諒闇。

蓋異文也。鄭義釋大傳所引文也。

以余正四方。余恐德之不類。茲故不言。

此亦史敘說命之繇也。余我也。高宗自謂也。正者以言正之也。論語曰。四方之政行焉。又曰。政者正也。蓋王言則正四方矣。韋氏曰。類善也。茲此也。

述曰。此楚語所引文也。楚語云。昔殷武丁能聳其德。至於神明。以入於河。自河徂亳。於是乎三年默以思道。卿士患之。曰。王言以出令也。若不言。是無所稟令也。武丁於是作書。遂稱曰。以余而下之文而引之。賈逵唐固皆以武丁所作書爲說命焉。韋注云。非也。其時未得傳說。繇今攷之。傳說雖未得爾。而此當爲說命者。蓋史敘說命之繇也。猶史

敘顧命之繇。非必顧命之辭也。武丁者。高宗名也。武丁作書以示卿士矣。故其後得傳說。說亦爲書以命高宗也。余我。釋詁文。韋氏者。昭也。三國志有傳。史改昭作曜。爲晉諱爾。今所引者。其國語注義也。類善。釋詁文。

若金。用女作厲。若津水。用女作舟。若天旱。用女作霖雨。啓乃心。沃朕心。若藥不瞑眩。厥疾不瘳。若跣不視地。厥足用傷。必交修余。無余棄也。女音汝。瞑莫通。反眩于絢。反瘳。勑留反。跣先典反。

此高宗得說而勤求其命敎之也。若者。設喻之辭。金以利用也。女與汝通。厲者。韋氏謂使磨厲己也。津。水渡也。舟所以濟也。旱。不雨也。霖。雨旱之望也。左傳曰。凡雨。自三日以往爲霖。啓。開也。乃。猶汝也。高宗於說言汝心者。猶立政言

克知三有宅心也。此史所以稱季漢武侯開誠心也。沃者
挹彼注茲而洗之養之也。周官曰。沃王盥。春秋傳說言井
地者曰。有溉曰沃。朕我也。高宗於說言我心者。猶康誥言
朕心朕德惟乃知也。蓋開汝心而沃我心。其沃而洗之。則
心之理無不明矣。此易所以言洗心也。其沃而養之。則心
之理將日生矣。此孟子所以言養心也。瞑眩者翕目而目
無常主也。今以藥之攻疾而然也。瘰癧也。韋氏謂以藥喻
忠言也。跣徒足也。跣不視地。喻妄行也。交者。通同不相隔
也。修余者。修我身也。易之泰曰。天地交而萬物通也。上下
交而其志同也。今高宗以下交而望說之上交。故曰必交
修余也。如下交而不上交。則余爲女棄矣。翕音吸。瘰與愈同。

述曰。此楚語所引文也。楚語稱武丁作書明其不言矣。乃云如是。而又使以象夢求四方之賢聖。得傳說以來。升爲三公。而使朝夕規諫。遂稱曰若金而下之文。而引之。蓋白公子張以諫楚靈王也。孟子云。書曰。若藥不瞑眩。厥疾不瘳。趙注云。書逸篇也。王符潛夫論所引者。與楚語略同。若津水。作若濟巨川。舟作舟楫。天旱。作時大旱。又引之云。爾交修余。無棄。蓋異文也。韋氏之義。釋楚語所引文也。厲不作礪。臬陶謨云。庶明厲翼。其例也。津義詳微子疏。引霖雨者。隱九年左傳文。史記於堯典。啓訓開。今從其訓焉。引武侯者。見三國志。禮檀弓稱晉平公謂杜蒧者。則云爾心或開予。然非先開汝心。又何能開予乎。其義可互明也。詩洞

酌云。挹彼注茲。可以饒饒。又云。可以濯漑。鄭箋云。挹之注之。可以沃酒食之饒者。毛傳云。濯。滌也。詩疏引說文云。滌。洗也。則沃義可推也。引王盥者。周官小臣文。僖二十三年左傳云。奉匱沃盥。亦其義也。襄二十五年左傳云。井衍沃。釋文引賈逵說云。下平曰衍。有漑曰沃。蓋沃則土得水以爲養也。說文云。沃。灌漑也。易繫辭傳云。聖人以此洗心。其上文言蓍卦爻也。則爲聖人以此焉。釋文云。洗。王肅韓悉禮反。京荀作先。石經同。蓋王本作洗。古本也。非韓伯讀先爲洗也。京房荀爽從異文爾。或曰。先心者。易繫辭傳所謂以前民用也。非也。以前民用。言知來也。豈先心乎。鴻範之義。其先則謀及乃心。其後則謀及卜筮。故夏書曰。官占唯

能蔽志。昆命于元龜。釋言云。昆後也。洗。古通洒。襄二十一年左傳云。在上位者。洒濯其心。周書芮良夫篇云。其惟洗爾心。亦其義也。唯與惟通。章氏釋啓沃云。以賢者之心比霖雨也。今不出之者。偏承上文。於義未融也。說文云。瞑。翕目也。眩。目無常主也。方言云。凡飲藥而毒。東齊海岱之間。或謂之瞑。或謂之眩。蓋毒者。言藥之攻疾以治之也。猶易師彖傳言聖人以此毒天下也。易釋文引馬云。毒。治也。周官醫師。掌聚毒藥以共藥事。共與供通。注云。毒藥。藥之辛苦者。藥之物恆多毒。蓋注稱孟子言若藥者焉。此以明飲藥而毒也。瘳。義詳盤庚疏。漢書云。良藥苦口。利於病。忠言逆耳。利於行。蓋善喻也。禮云。徒跣。謂徒足而行也。或曰。詩

青蠅云。讒人罔極。交亂四國。反而言之。則有德爲交修矣。修治也。韋氏云。交夾也。蓋交相若斯。是夾之也。繇今攷之。高宗今所告者。非告羣臣也。告傅說一人也。安所謂交相若斯乎。楚語云。左史倚相。廷見申公子亶。子亶不出。左史謗之。舉伯以告。子亶怒而出。曰。女無亦謂我老耄而舍我。而又謗我。左史倚相曰。唯子老耄。故欲見以交儆子。昔衛武公年數九十有五矣。猶箴儆於國。曰。自卿以下。至於師長士。苟在朝者。無謂我老耄而舍我。必恪恭於朝。朝夕以交戒我。繇是言之。則交者。通同不相隔也。易泰交之義也。故必欲見以交儆焉。左史倚相非自謂一人乎。其於羣臣言交戒者。人自爲交也。舍我者。不交我也。余棄猶棄余。棄

余猶舍我也。或曰。交修者交互治之。非一事也。今以泰交言之。萬物通矣。其志同矣。所謂交互治之者。亦在其中矣。苟非泰交。雖一事能治之乎。

念終始典于學

此說之言學以命敎之也。易曰。終則有始。故不曰始終而曰終始焉。蓋念終始常于學。此無息之學也。其多方所謂克念作聖者與。○謹案禮文王世子引此。以明舉大事必慎其終始也。鄭氏說之曰。典常也。念事之終始常于學。學禮義之府。蓋典于學爲順文焉。學記引此。以明敎學爲先也。鄭氏說之曰。典經也。言學之不舍業也。蓋典于學爲倒文焉。此異義也。其皆通邪。典于學猶曰學于典。若左傳言

室於怒市於色也。于於也。舍上聲。

述曰。此禮文王世子所引兌命文也。學記所引文同。鄭學記注云。兌當爲說。字之誤也。非也。古字多假借爾。易說卦云。兌說也。義通則假借焉。段氏云。禮記引說命者凡六。皆作兌命。說亦兌聲也。引終始者。易蠱彖傳文。釋詁云。典常也。僖二十七年左傳云。詩書義之府也。蓋府者聚也。詳呂刑疏。禮文王世子云。天子視學。蓋大學也。言其地也。禮疏以此于學言其地焉。非也。典經釋言文。經者六經也。論語四教之所謂文也。行及忠信之所終。無不繇文始也。於是而受業焉。於是而畢業焉。於是而成大業焉。論語四科之所謂文學也。德行及言語政事之所終。無不繇文學始也。

四科者人備四教而其長有四科也。非先分四科而人惟一科以教之也。此學之終始所宜念也。漢光武受尚書略通大義而東漢以興。明太祖初未學也。乃以好經術達時務而平天下。故謂劉基曰。先生數以孔子之言導予。今史皆稱之矣。嗚呼。美哉。此萬世帝王所以必親經筵而不可廢也。引左傳者。昭十九年文。

敬孫務時敏。厥脩乃來。

孫音遜

此說之言學以命教之也。敬者學之謹也。孫者學之順也。學記謂孫其業也。敏如論語敏於事之敏。鄭氏謂疾也。學者務及時而疾是也。厥其也。脩與修通。來者有所至也。猶易言吉大來也。蓋學之敬謹而孫順者。務及時而疾。則其

脩學乃有來矣。故學記引此以明君子之學也。○謹案論語曰。脩己以敬。其學之所繇終始者乎。異學非敬也。雜學非敬也。學先王之學而有裨於天下焉。則敬也。中庸曰。有弗學。學之弗能弗措也。非敬則安能乎。禮曰。博聞強識而讓。敦善行而不怠。論語曰。學如不及。猶恐失之。故曰。日知其所亡。月無忘其所能。此敬而孫。孫而務時敏也。詩曰。日就月將。學有緝熙于光明。論語曰。溫故而知新。孟子曰。資之深。則取之左右逢其原。此厥脩當來。至是而乃來也。音裨

皮識音志行去聲緝七入反

述曰。此禮學記所引兗命文也。兗與說通。學記云。皮弁祭菜。示敬道也。入學鼓篋。孫其業也。鄭義釋學記所引文也。

又鄭云。敬孫敬道。孫業也。今不出之者。以其承禮上文而言。此經則無所承也。又鄭云。其所脩之業乃來。今亦不出之者。以其承務時敏而言。此於敬孫則遺之也。易蒙象傳云。順以巽也。則巽者順也。孫與巽通。論語云。言孫。又云。巽與之言。其義通也。孫猶遜也。蓋遜之則順之矣。敏疾。詩甫田毛傳義也。楚語引交脩。不作脩。學記引厥脩。不作修。今書亡。不知其孰爲本文歟。其文則古通也。各從其所引文。不以經文一例而易焉。慎之也。引易者。旣濟象傳文。引禮者。曲禮文。論語云。默而識之。易大畜象云。君子以多識前言往行。以畜其德。貴強識也。引詩者。敬之文。毛傳云。將行也。朱子云。緝。續。熙明也。續而明之。以至于光明。是也。韓子

云。當其取于心而注于手也。汨汨然來矣。此言爲文師古聖賢人者也。非逢原之一端乎。

學學

半。學學上胡孝反音數下如字

此說之言學以命教之也。上學教人也。下學己學也。鄭氏曰。言學人乃益己之學半是也。論語曰。溫故而知新。可以爲師矣。然則教人者不收溫故知新之益乎。故學記引此以明教學相長也。禮曰。二十而冠。博學不教。及其學成。豈不教與。雖教也。而亦學焉。君子終其身於學哉。音數長丁

文反冠去聲

述曰。此禮學記所引兌命文也。兌與說通。或曰。教人者居學之半焉。教人成物也。己學成己也。中庸云。成己仁也。成

物知也。性之德也。合外內之道也。此學之全也。知與智通。孟子稱子貢言孔子者。則云。學不厭。智也。教不倦。仁也。孔子以學之智而體成己之仁。以教之仁而用成物之智。外內合焉。則全矣。繇今攷之。性之合外內也。不可分而半之也。外全也。內全也。成物非半也。成物不全不可也。成己非半也。成己不全不可也。分而半之。不其言之病乎。蓋中庸言性也。以成德言也。說命言學也。以勉學言也。所繇言者異矣。鄭自學記言之。其本義歟。引禮者。內則文。

惟口起羞。惟甲冑起兵。惟衣裳在笥。惟干戈省厥躬。

苟息謂反省悉井反

此說言禍患所繇喜怒所用者。以命教之也。口者。言之自出也。自高宗言之。則天子之言矣。蓋令乎天下者也。宜首

稱焉。起者所繇起也。羞者如易言或承之羞也。鄭氏謂羞猶辱也。惟口起羞者。鄭氏謂當慎言是也。詩曰。好言自口。莠言自口。詩所以謂無言不讎也。甲冑者身之兵備也。兵備在身。人皆見而知之。其它兵備無不知矣。故特言甲冑也。惟甲冑起兵者。當陰備。不使疑忌也。兵彙曰形。兵之極至於無形。今乃且形於甲冑乎。史記稱子貢之言曰。有報人之意。而使人知之。殆也。事未發而先聞。危也。此兵所繇起也。或曰。甲介也。禮曰。介冑則有不可犯之色。故君子戒慎。不失色於人。如其失也。軍容不肅。則必不能兵。乃使覘國者輕之而起兵矣。蓋禍患所繇者。口與甲冑。則其大者焉。衣裳者國之章服也。箭所以藏也。惟衣裳在箭者。當藏

之以待有德。不敢妄賜也。猶詩美彤弓者。稱其受言藏之也。史稱韓昭侯有弊袴。藏之以待有功。况章服乎。干戈者。國之兵伐也。省者。自察也。厥躬者。其謀動兵者之身也。大學曰。所藏乎身不恕。而能喻諸人者。未之有也。惟干戈省厥躬者。鄭氏謂當恕己。不尙害人。是也。左傳曰。文王聞崇德亂而伐之。軍三旬而不降。退修教而復伐之。因壘而降。以其能省故也。蓋喜怒所用者。衣裳與干戈。則其大者焉。○謹案說命之言衣裳也。自口而下。次乎甲冑干戈之間。何哉。易之師曰。在師中。吉。无咎。王三錫命。又曰。大君有命。開國承家。小人勿用。言行師之道。錫命不可及小人也。口者。錫命之言也。衣裳者。錫命之用也。甲冑干戈者。行師之

用也。忝此衣裳。乃爲之命。孰司喉舌。四海羞之。於是乎甲冑無謀。干戈不戢矣。詩曰。彼其之子。三百赤芾。又曰。彼其之子。不稱其服。此晉文公所以伐曹而數之也。好上聲。覘音占。彤音同。袴音庫。降戶江反。壘音藎。彼其之其音記。芾音弗。不稱之稱去聲。數上聲。

述曰。此禮縞衣所引兌命文也。鄭注云。兌當爲說。謂殷高宗之臣傳說作書以命高宗也。引羞義者。易恆九三文。引口義者。詩正月文。詩抑云。無言不讎。無德不報。蓋讎猶報也。釋詁云。讎匹也。詩疏云。匹敵相報是也。甲冑詳費誓篇。引兵燹者。孫子文。蓋五行之象。兵金象也。主陰。易之師象。一陽而五陰焉。陰者形而無形者也。引子貢者。見史記仲尼弟子列傳。蓋爲越之報吳言之也。互詳文侯之命疏。引

禮者曲禮文注云介甲也。今轉注之。禮檀弓言孔子稱覘
宋者云善哉。覘國平。注云覘闕視也。殷之章服。今無徵矣。
以皋陶謨繪繡之章。而攷之周官司服也。其損益不從可
見邪。曲禮注云方曰笥。蓋藏衣器也。引韓昭侯者見通鑑
周紀。管子云從列士以下有善衣裳賀之。明有待也。論語
云季氏將伐顓臾。遂云遠人不服而不能來也。邦分崩離
析而不能守也。而謀動干戈於邦內。非謂其不自省乎。引
左傳者僖十九年文干戈詳牧誓篇。鄭義釋緇衣所引文
也。又鄭云衣裳朝祭之服也。惟甲冑起兵當慎軍旅之事
也。惟衣裳在笥當服以爲禮也。繇今攷之以慎軍旅之事
而言則甲冑與干戈無異矣。何其獨於甲冑言起兵乎。詩

山有樞云。子有衣裳。弗曳弗婁。鄭言在笥者。似也是儉不中禮也。非其大者焉。何其與上下文不類乎。樂記云。羽旄干戚。先王之所以飾喜也。軍旅鈇鉞。先王之所以飾怒也。衣裳干戈。亦其義也。詩烝民云。出納王命。王之喉舌。其所謂出自口矣乎。引赤芾者。詩候人文。毛傳云。芾。韞也。大夫以上。赤芾乘軒。是也。僖二十八年左傳云。晉侯入曹。數之以其不用僖負羈而乘軒者三百人也。傳自車言。詩自服言。蓋言赤芾而衣裳見矣。

爵無及惡德。民立而正事。純而祭祀。是爲不敬。事煩則亂。事神則難。

此說言爵人所慎。祭神所戒者。以命教之也。古者爵有德

於大廟禮也。故說命言祭而先稱爵焉。鄭氏曰。言君祭祀
賜諸臣爵。毋與惡德之人是也。民人也。上下之通稱。若商
頌所謂先民也。抑說命以民言之。而不敢斥其君與。以高
宗彤日求之。則高宗蓋有煩於祭祀者矣。故說命此經之
義。與祖己同。祖己亦以民言之也。立者立之不廢也。大誓
曰。立功立事而汝也。言凡人當立汝之正事。此祖己所謂
正厥事也。上文言爵無及惡德者。蓋立德焉。卽民之正事
所繇立也。純專也大也。言若專大汝之祭祀。是反爲不敬。
此祖己所謂典祀無豐于昵也。論語曰。務民之義。敬鬼神
而遠之。此之謂也。純鄭氏謂或爲煩。其義通也。凡事之不
正而專大者。其事必無不煩。故下文以事煩爲戒也。言祭

祀之事煩。則亂正矣。亂正而事神。則難乎其爲事神矣。書
神弗福之也。詩曰。嗟爾君子。無恆安息。靖共爾位。好是正
直。神之聽之。介爾景福。今亂正者。則不恆其德也。則惡德
幸爵而恆安其位也。乃惟煩於祭祀。以不敬而事神。將欲
求福。不亦難乎。故禮緇衣引此。以明無恆之人也。○謹案
說命逸文。惟八條而已。其條分。惟不次之次而已。今讀之。
何使人若忘其闕失邪。文則古而義則明。其氣之盛也。猶
若斯乎。商書灝灝爾。其視僞說命三篇之襲取者。何如哉。
蓋古之爲書者。其服習之。皆久以深。及其達於用而誦稱
之。皆其書之精意存焉。聖君聖相。其問對如聞堂陛閒也。
大廟之大音太遠去聲共音恭好
去聲福古音通灝音浩相去聲

述曰。此禮緇衣所引兌命文也。兌與說通。祭統云。古者爵有德而祿有功。必賜爵祿於大廟。示不敢專也。又云。古者於禘也。發爵賜服。蓋當無濫及焉。宜告神矣。鄭義釋緇衣所引文也。又鄭云。純猶皆也。故鄭承其所釋爵無及惡德者言之。遂云。民將立以爲正。言放效之疾。事皆如是。而以祭祀是不敬鬼神也。絲鄭言之。其讀曰。民立而正曰。事純曰。而祭祀是爲不敬。蓋失其讀矣。鄭釋此者。於文未適也。中庸云。凡事豫則立。不豫則廢。所謂豫者。豫誠也。正則無不誠矣。立德詳大誓疏。純義詳酒誥疏。純之訓同。而所絲異也。有所絲而純正焉。有所絲而純不正焉。今之恆言猶是也。引詩者。小明文。其上文云。念彼共人。又云。靖共爾位。

正直是與其釋之者。朱子以靖通靜。而共義闕焉。謝氏枋得云。靖如書自靖之靖。共如商頌溫恭朝夕之恭。是也。共古通恭。上文共人。猶詩小宛言溫溫恭人也。毛傳云。靖謀也。而共義闕焉。鄭箋云。共。具也。有明君謀具女之爵位。其志在於與正直之人爲治。好猶與也。故鄭於上文云。共人。靖共爾位。以待賢者之君。此於詩病添文矣。如曰。念彼具人。何不辭也。襄七年左傳引此詩而釋之云。正直爲正。正曲爲直。毛傳義同。鄭箋云。介助也。毛傳云。景大也。凡釋詩。當采其長者而用焉。執漢宋一家言以求之。皆未善也。善於經者。以經通經。庶乎其可也。六經之義。皆一原而分焉。其執一者非也。中庸云。得一善。則拳拳服膺而弗失之矣。

此所謂擇善而固執之者也。或曰。鄭箋言謀具爾位者。不適符爵無及惡德者乎。是何不思言靜恭爾位者。固適符也。今以鄭箋爲家瀆而必執之。則鄭言共人者可旁通乎。福讀如逼。古音也。左傳釋詩者。直統於正之中。易坤文言。所謂直其正也。故此經獨言正也。論語云。難乎有恆矣。猶其所謂難矣哉。漢書藝文志云。古之學者。三年而通一藝。蓋六藝也。所謂六經也。今樂經雖亡而不亡也。詩爲樂章焉。禮有樂節焉。學記云。一年視離經辨志。蓋學之始也。其後三年言敬業者。經業也。五年言博習者。習經在其中也。七年言論學者。經學在其中也。九年言知類通達者。自通經而通於萬物也。蓋學之終也。則爲之者久矣。古稱治經。

曰爲論語。稱爲周南召南。孟子稱爲詩。其例也。稱曰爲者。明其爲人在此經矣。禮經解云。其爲人也。疏通知遠而不誣。則深於書者也。荀子云。誦數以貫之。此誦習之誦。自爲書時言也。數。色角反。數數然誦習也。貫與慣通。韓非子云。稱詩書以爲誦。此誦稱之誦。自用書時言也。孟子爲王誦之。述其事也。而言經者亦述焉。史記云。武丁夜夢得聖人。於是求得說於傅險中。是時說爲胥靡。築於傅險。見於武丁。武丁與之語。果聖人。舉以爲相。此聖君而得聖相者也。宋史秦檜傳云。曾惇獻檜詩。稱曰聖相。則戾矣。嗚呼。爵無及惡德。豈不然哉。詩桑柔云。維此聖人。瞻言百里。信乎。陛下詳召詰御事疏。

高宗之訓

逸文一條

此訓之作。史記謂祖己立高宗之廟。遂作此訓焉。

述曰。此史記不從書序也。詳高宗彤日篇。

三年。其惟不言。言乃謹。

謹音歎

鄭氏曰。三年不言。有父小乙喪之時也。謹喜說也。言乃喜說。則民臣望其長久是也。說音悅

述曰。此禮坊記所引文也。蓋稱高宗云而引之。鄭注云。高宗。殷王武丁也。名篇在尙書。孔疏云。尙書有高宗之訓。此經有高宗云。謂是高宗之訓篇有此語也。故云名篇在尙書是也。或以爲高宗之言者。失之矣。禮檀弓言子張稱書曰而引之者。三年上有高宗字。不言上無其惟字。蓋此文

之異爾。鄭言小乙者。釋坊記所引文也。鄭言謹義者。釋檀弓所引文也。鄭坊記注云。謹當爲歡。聲之誤也。非也。今從檀弓注焉。謹古通歡。史記云。武丁修政行德。天下咸驩。蓋謹猶驩也。皆古通也。

周書

大誓

逸文十三條

此大誓逸文。無今古文明据者也。蓋皆在殘闕之中矣。故別於今古文所傳者而錄焉。善學者合而觀之。可也。大音太

述曰。言殘闕者。詳今古文大誓篇目疏。

獨夫紂。

此一言大誓之大要也。齊宣王問曰。湯放桀。武王伐紂。有

諸孟子對曰。於傳有之。曰。臣弑其君。可乎。曰。賊仁者謂之賊。賊義者謂之殘。殘賊之人。謂之一夫。聞誅一夫。紂矣。未聞弑君也。

述曰。此荀子議兵篇所引大誓文也。孟子趙注稱書曰而引之。書疏稱馬序所引者。紂作受。蓋疏從僞古文而改之。爾。襄三十一年左傳疏。稱馬序所引者。猶引之云。獨夫紂。蓋紂者。受之聲轉也。今文作紂。古文作受。其義亦同。惟以此知書疏於馬序有改焉。

紂夷居。不肯事上帝鬼神。棄厥先神祇不祀。乃曰。吾民有命。毋

繆其務。天亦縱之。棄而弗葆。

繆音勦。葆與保同。

夷。平居坐也。平坐。謂箕踞不危坐也。論語曰。原壤夷俟。蓋

夷居則不安。拜祀之禮焉。此其不肯事神之狀也。上帝神之尊也。故先之。神者統祇而言也。厥先者其先人也。人鬼也。神天神也。祇地祇也。此堯典所謂三禮也。棄之不祀。是棄禮也。民人也。說命之告高宗曰。民立而正事。酒誥之言紂曰。惟民自速辜。蓋民者古爲上下賢愚之通稱也。言吾民有命者。猶本篇之謂人有命也。僂古通勦。言力爲也。務者事務也。其務承上文而言。則鬼神之事也。蓋紂言吾人自有天命。毋力爲其鬼神之務也。論語曰。務民之義。敬鬼神而遠之。左傳曰。聖王先成民而後致力於神。紂豈知之乎。縱猶釋也。多方曰。非天庸釋有殷。言不得不釋之也。葆古通保。詩所謂天保也。言紂自縱釋之。自棄其命而弗自

保矣。則天亦縱釋之。棄紂之命而弗保紂也。左傳曰。成子受賑于社。不敬。劉子曰。民受天地之中以生。所謂命也。是以有動作禮義威儀之則。以定命也。能者養以之福。不能者敗以取禍。是故君子勤禮。勤禮莫如致敬。敬在養神。國之大事。在祀與戎。祀有執牒。戎有受賑。神之大節也。今成子憊。棄其命矣。其不反乎。成肅公卒于瑕。繇是推之。成子之情。且棄其命矣。况紂爲天子而不祀乎。吾民之命。不可棄也。紂乃以吾民有命而棄之乎。商書曰。今殷民乃攘竊神祇之犧牷牲。用以容。將食無災。皆紂啓之也。此大誓明紂爲天棄而亡之也。○謹案皋陶謨曰。天秩有禮。自我五禮。五庸哉。祀也者。五禮之吉禮也。天子之孝。其禮莫大乎

郊祀以配上帝。繇斯以降。皆推事人之理而事鬼神也。天秩我也。我曷能棄哉。左傳言晉將伐狄而數其五罪也。則曰不祀一也。其言狄有恃以致其罪也。則曰恃才與衆亡之道也。商紂由之。故滅。蓋不誣矣。紂棄禮不祀。乃曰吾民有命。恃天命之以有才爾。恃天命之以有衆爾。故人之於祀禮也。煩而變禮者。天變其物焉。恃而棄禮者。天棄其人焉。高宗彤日之雒雉。天變其物也。煩而變禮也。說命於是乎戒民之亂祀矣。大誓之伐紂。天棄其人也。恃而棄禮也。左傳於是乎誅狄之不祀矣。壤若丈反。服市軫反。養神之養去聲。臚音藩。數上聲。述曰。此墨子所引大誓文也。墨子引此者三。皆稱大誓焉。其文略同而多譌。今日棄厥先。曰毋侮其務。從墨子非命。

中篇所引文也。曰神祇。從墨子天志中篇所引文也。其餘則從非命上篇所引文也。非命上篇祇引作禘。天志中篇吾民有命引作吾有命。皆異文也。禘古通祇。釋詁云。平夷易也。則夷亦平也。古者謂居爲坐。論語稱孔子告子路者。則曰居。猶孝經所謂復坐也。詩采芣云。不遑啓居。鄭箋云。啓跪也。繇今攷之。古者席地而坐焉。危坐如跪。平坐如箕。曲禮云。坐毋箕。是也。漢書謂之箕踞焉。禮郊特牲云。社所以神地之道也。故神統祇焉。史記項羽本紀云。將戮力而攻秦。漢書項籍傳作勦力。說文云。勦并力也。甘誓奴戮之戮。史記作倖。皆古通也。墨子明鬼篇云。古者聖王。必與鬼神爲其務。此墨子託於經而自明爾。引致力者。桓六年左

傳文。或曰。論語云。固天縱之將聖。反而言之。則縱惡矣。宣
六年左傳云。使疾其民以盈其貫。將可殪也。周書曰。殪戎
殷。將所謂天亦縱之者乎。非也。此春秋之邪說也。天心至
仁。豈縱惡乎。殪戎殷者。言紂自棄其命而天殪之也。此多
方所謂非天庸釋有殷也。蓋紂爲惡而自稔焉。天能無稔
其惡以決棄乎。史記匈奴傳云。葆塞言保邊也。蓋古通也。
詩我將云。畏天之威。于時保之。言自保也。苟不自保。安有
詩所謂天保之九如者乎。引勤禮者。成十三年左傳文。杜
注云。脰宜社之肉也。盛以脰器。故曰脰。脰祭肉。瑕晉地。孔
疏云。脰之器以蜃飾。因名焉。蓋疏据周官掌蜃言之也。又
疏云。祭肉燔而薦者爲膾。是也。養以之福。不作養之以福。

從左傳古本也。漢書五行志律曆志所引者皆然也。杜注云。養威儀以致福。蓋叶傳文也。釋詁。適之義同。養以適福。則致福矣。養神者。孔疏以爲事神是也。蓋補杜注之闕焉。論語云。今之孝者。是謂能養。至於犬馬。皆能有養。不敬。何以別乎。蓋養者事也。言犬馬知事人而不知敬也。孟子云。同養公田。公事畢。然後敢治私事。則同養者同事也。其例也。肅者成子之諡也。郊配。詳君奭疏。論語云。季路問事鬼神。子曰。未能事人。焉能事鬼。蓋獨言事鬼者。以人鬼尤易明也。而事神可推矣。引不祀者。宣十五年左右傳文。史記云。紂材力過人。矜人臣以能。蓋有才也。程子所以謂紂自棄而爲下愚也。

小人見姦巧。乃聞不言也。發罪鈞。

此紂之虐刑也。言小民見姦巧矣。乃聞其不言告也。事發則罪鈞同焉。梓材曰。肆往姦宄。殺人。歷人宥。蓋其君無厲殺人。故今往姦宄往殺人。所過歷之人。有不知情而可宥者。宥之也。此武王告康叔者。異於紂之虐刑矣。夫歷人。則見姦巧者也。然有見姦巧而不知其爲姦巧者。其不言告也。豈可不宥之而罪之乎。

述曰。此墨子尙同篇所引大誓文也。墨子云。此言見淫辟。不以告者。其罪亦猶淫辟者也。辟與僻通。孫氏云。此猶漢書言武帝作見知灋也。

紂有億兆夷人。亦有離德。余有亂十人。同心同德。

萬萬曰億。萬億曰兆。極衆之數也。夷平也。夷人謂平民也。亦總也。離者不同也。德根於心。離德則必離心矣。余我也。亂謂治才。皋陶謨列於九德者也。馬氏曰。亂治也。十人謂周公。大公召公。畢公。榮公。大顛。閔夭。散宜生。南宮适。其一人謂文母是也。言紂有億兆之平民。而總有離德焉。蓋無治才而失衆也。我有治才之十人。而同心以同德焉。蓋皆衆之望也。○謹案論語稱武王曰。予有亂十人。孔子曰。有婦人焉。九人而已。蓋言乎才難也。予古通余。或曰。誓師不宜及婦人。且此誓方以用婦人爲紂罪矣。而又自及婦人乎。非也。文母者。文王后妃大妣。武王之母也。詩序曰。卷耳。后妃之志也。內有進賢之志。而無險陂私謁之心。故其詩。

曰。嗟我懷人。寘彼周行。左傳說之曰。能官人也。此所以爲治才也。其志所懷。則非婦人與外事者也。蓋內助云爾。紂用婦人而棄賢。不適相反哉。武王誓師。及聖母焉。宜也。如以婦人爲邑姜。是武王及其妻焉。其於用婦人也。則嫌矣。或曰。婦人者。殷人之譌也。非也。殷人事周。非忠也。猶以爲治才乎。

大音太。姁音似。陂彼寄反。行古音杭。與音預。譌音俄。

述曰。此昭二十四年左傳所引大誓文也。杜注云。今大誓無此語。成二年左傳云。君子曰。大誓所謂商兆民離。周十人同者。衆也。蓋槩括而引之也。詩豐年毛傳云。數萬至萬曰億。禮內則注云。萬億曰兆。蓋與國語以十登數者異焉。詳洛誥疏。詩桑柔毛傳云。衷平也。曲禮云。在醜夷不爭。鄭

注云醜衆也。衷猶儕也。釋文云儕等也。經曰夷人則平等之人矣。蓋平民也。左傳杜注云紂衆億兆兼有四夷。此於經病添文也。以經之本文言之言夷不言夏。安知億兆者何人乎。是惟言億兆之四夷人也。可乎。江氏難杜云紂暴虐中夏且叛。安得有四夷。此未能難之矣。墨子云傳曰商夏蠻夷醜貉。此非武王言紂之所有乎。蓋醜在句中。互文也。南蠻東夷北貉皆醜衆也。故牧誓所及者惟西戎爾。然則天下雖離。當時不可謂非紂有也。貉與貊通。亦總詳顧命疏。釋詁云予余我也。蓋余與予通也。唐石經論語予有亂臣十人。臣字旁注。釋文云予有亂十人。本或作亂臣十人。非。此陸氏釋文之舊異乎。今刪本者也。王氏應麟困學

紀聞云。論語釋文。予有亂十人。襄二十八年左傳。叔孫穆子亦曰。武王有亂十人。是也。蓋加臣字者。後人誤於偽古文爾。馬義釋論語所引文也。左傳疏引鄭論語注。與馬義同。而十人首稱文母焉。詩離云。亦右文母。毛傳云。文母大姒也。馬以言此經。蓋言武王有文德之母也。劉氏敞疑子無臣母。改爲邑姜。蓋邑姜者。武王之妻。昭元年左傳所謂武王邑姜也。易坤文言云。妻道也。臣道也。此劉說所繇也。然未察於古本矣。皋陶謨言官人者。以亂爲九德之一焉。有亂十人。與論語上文舜有臣五人。其爲文同。劉氏疑不成文。非也。管子云。大誓曰。紂有臣億萬人。亦有億萬之心。武王有臣三千而一心。蓋異文也。其以余爲武王與叔孫

穆子說同。猶左傳君子引大誓者以余爲周也。有臣三千者。孟子所謂虎賁三千人也。虎賁者臣也。夫有亂十人可統乎。有臣三千矣。則管子所引者當爲異文也。不如左傳所引者之善焉。苟不爲異文。而又條分之。則大誓豈當若是之辭繁邪。詩卷耳疏云。險陂者不正也。私謁者婦人有寵多私薦親戚。故厲王豔妻方嬖。七子在朝。成湯謝過。婦謁盛與。是也。詩女曰雞鳴云。知子之好之。雜佩以報之。亦內助焉爾。則卷耳之義可推也。引官人者。襄十五年左右傳文。晉語云。文王度於閔天而謀於南宮。重之以周召畢榮。韋注云。榮。榮公也。蓋武王皆得有焉。其餘詳召誥君奭顧命諸篇。

文王若日若月。乍照光于四方。于西土。

乍音作

乍古通作。易曰。明兩作。離。大人以繼明照于四方。今必言于西土者。原其始也。其爲文。猶孟子稱舜號泣于旻天。于父母也。康誥曰。越我一二邦以修。我西土。惟時怙冒。蓋其光于四方者。皆始于西土焉。

號平聲

述曰。此墨子兼愛篇所引大誓文也。古鐘鼎款識。作書爲乍。蓋古通也。

予克紂。非予武。惟朕文考無罪。紂克予。非朕文考有罪。惟予小子無良。

禮坊記曰。子云。善則稱親。過則稱己。則民作孝。蓋引此以明之也。鄭氏曰。克勝也。非予武。非我武功也。文考。文王也。

無罪言有德是也。以武王伐紂無不克矣。而言紂克于者。論語所謂臨事而懼也。無良言無善也。

述曰。此禮坊記所引大誓文也。鄭注云。今大誓無此章。則其篇散亡。蓋鄭本可明也。襄三十一年左傳疏。稱馬序所引者。與坊記同。今書疏於馬序。改紂作受矣。鄭義釋坊記所引文也。釋詁云。勝克也。今轉注之。詩角弓。鄭箋云。良善也。

天視自我民視。天聽自我民聽。

自由也。天之視聽無形也。由我民之視聽而視聽焉。此易言其順乎天者。必言其應乎人也。

述曰。此孟子所引大誓文也。趙注云。自從也。言天之視聽。

從人所欲也。今攷釋詁云。由從自也。則自爲由亦爲從也。然大誓又云。民之所欲。天必從之。則當有所由而從之矣。今訓由者。於文尤洽也。引易者。羣彖傳文。天聰明。自我民聰明。

此大誓之言。本乎皋陶謨者也。天聰明者。天之視聽也。鴻範曰。視曰明。聽曰聰。

述曰。此詩烝民鄭箋所引文也。其箋稱書曰而引之。詩疏云。大誓文也。蓋疏據鄭古文本歟。然無今文明據矣。

民之所欲。天必從之。

民之所欲者。本乎天性之正也。孝經曰。天地之性。人爲貴。大學曰。好人之所惡。惡人之所好。是謂拂人之性。明乎所

欲之正也。天必從之者。天以民爲心也。禮運曰。人者。天地之心也。故民心之所欲者。皆天心之所欲焉。則無不從之也。○謹案天人理欲之說。誣民者迂之矣。而其託於大誓者。以人欲爲天必從之者也。豈不悖哉。樂記曰。人生而靜。天之性也。感於物而動。性之欲也。蓋人性之欲。有由天理而不化於外物焉。故大誓曰。民之所欲。天必從之。此性之欲之正也。人性之欲。有雜人欲而化於外物焉。故樂記曰。人化物也者。滅天理而窮人欲者也。此性之欲之失也。是天必絕之矣。而妄以爲天必從之乎。好去聲惡烏路反拂扶弗反迂音虛悖音背

述曰。此襄三十一年左傳所引大誓文也。蓋魯穆叔稱大

誓而引之。杜注云。今大誓無此文。昭元年左傳。鄭子羽亦
稱大誓而引之。杜注云。逸書。蓋杜猶國語注焉。周語。鄭語
所引文同。韋注亦謂此散亡矣。此不可不察也。夫魯穆叔
於公作楚宮者。則引此而說之曰。君欲楚也。夫故作其宮。
若不復適楚。必死是宮也。既而公薨于楚宮。然欲楚者。欲
之不正也。其以是死者。天絕之也。非天從之也。穆叔所言。
非大誓之本義也。鄭子羽於齊國子。衛齊子。陳公子招言
憂者。則引此而說之曰。三大夫兆憂。憂能無至乎。既而齊
衛陳皆有患。然兆憂者。非所欲也。兆憂而憂至。自作孽也。
非天從之也。子羽所言。亦非大誓之本義也。周語單襄公
於王叔譽卻至者。則引此而說之曰。王叔欲卻至。能勿從。

乎。既而卻至死難。王叔奔晉。然欲卻至者。欲之不正也。其奔晉者。天絕之也。非天從之也。單襄公所言。皆非大誓之本義也。然則大誓之本義安在乎。鄭語史伯引此以明周幽王之必弊者。其本義也。章注云。民惡幽王。猶惡紂。欲令之亡。天必從之。是也。繇是言之。此引大誓者四。而得其本義者一。則未及春秋時也。失其本義者三。則皆在春秋時也。此昭十八年左傳所以言周亂而學將落也。非大誓所繇散亡之漸邪。今雖散亡久矣。而逸文幸存也。苟不察焉。後世誣民者。將託此誣之矣。互詳今古文大誓篇目疏。朱子云。拂逆也。引樂記者。詳召誥篇。

朕夢協朕卜。襲于休祥。戎商必克。

襲音習。

朕我也。武王自謂也。協韋氏謂合也。襲重休美也。祥者章氏謂福之先見者是也。若白魚赤鳥之類也。言我夢合我卜矣。而又重于美祥焉。故單襄公說之曰。以三襲也。戎大也。雖大商亦必克之也。詩曰。變伐大商。○謹案周官有占夢。有大卜。皆司王事者也。中庸曰。國家將興。必有禎祥。此豈故察之微而難知者邪。以至誠之道察之。其微也。斯其顯也。故曰。夫微之顯。誠之不可揜如此夫。今繇大誓而推之。高宗則象夢焉。盤庚。周公則用卜焉。君奭言休祥。則聞鳴鳥焉。古之察之者。皆以自考也。詩曰。召彼故老。訊之占夢。何子聖者訊之不以自考乎。詩曰。我龜既厭。不我告猶。非考卜之宜矣。易曰。視履考祥。其旋元吉。君子慎之哉。重

聲單音善變息
協反訊音信

述曰。此周語所引大誓文也。蓋單襄公稱吾聞之大誓。故曰而引之。韋注云。故。故事也。釋詁云。諧。協和也。則協者。諧和而合之也。哀十年左傳云。卜不襲吉。杜注云。襲。重也。今非言卜之相重。而言夢卜與休祥之相重也。襲于之于其爲文以此焉。昭七年左傳云。筮襲於夢。武王所用也。不言三襲者。以傳言衛事。無休祥也。衛筮而武王卜。今亦通言之爾。卜筮詳鴻範篇。六韜云。卜戰。龜兆焦。筮又不吉。大公曰。枯骨朽著。不踰人矣。書疏云。六韜後人所作。非實事也。易繫辭傳云。吉事有祥。然凶事亦有焉。若大戊之祥桑也。則禍也。今祥曰休祥。則福也。韋義釋周語所引文也。戎大。

詳康誥疏。章氏云。戎兵也。以兵伐商。此於經病添文也。如曰兵商。則不辭矣。引大商者。詩大明文。引占夢者。詩正月文。毛傳云。故老。元老。訊問也。鄭箋云。君臣在朝。侮慢元老。召之。不問政事。但問占夢。信徵祥之甚。繇鄭言之。是訊之占夢也。斯不可矣。然宣王中興。其斯干無羊之詩。皆訊之占夢也。非其政事乎。豈其信徵祥之甚乎。詩下文云。具曰予聖。此當貫下文言之也。朱子云。故老。舊臣也。占夢。官名。掌占夢者也。又云。其訊之。則皆自以爲聖人。是也。而朱子於詩言召彼者略焉。則未詳其互文也。其互文曰。召彼占夢。訊之故老。猶詩采芑所謂鉦人伐鼓也。詩出車云。召彼僕夫。謂之載矣。載者。僕夫之事也。故相承言之。今非其例。

也。引既厭者詩小旻文。猶古通猷。詩文王有聲云。考卜維王。遂云。維龜正之。蓋其宜也。引考祥者易履上九文。朱子云。視履之終。以考其祥。周旋无虧。則得元吉。其義也。我武惟揚。侵于之疆。則取于殘。殺伐用張。于湯有光。

此經文之有韻者也。侵于之疆者。于。謂往取也。蓋侵所往取之疆界。則于彼紂矣。趙氏謂侵紂之疆界是也。朱子曰。言武王威武奮揚。侵彼紂之疆界。取其殘賊而殺伐之功。因以張大。比於湯之伐桀。又有光焉。

述曰。此孟子所引大誓文也。書疏稱馬序所引者。則取于殘。作取彼凶殘。殺伐作我伐。蓋疏從僞古文而改之爾。襄三十一年左傳疏稱馬序所引者云。則取于凶殘。此多凶

字無彼字。蓋又竄之在孟子僞古文閒也。謂往取爲于者。詳康誥疏。于者。或于此焉。或于彼焉。詩出車云。于彼牧矣。其例也。趙氏及朱子之義。釋孟子所引文也。

惡乎君子。天有顯德。其行甚章。爲鑑不遠。在彼殷王。謂人有命。謂敬不可行。謂祭無益。謂暴無傷。上帝不常。九有以亡。上帝不順。祝降其喪。惟我有周受之大帝。惡音烏。行古者。杭喪去聲。

此伐紂後。旣成君而告戒之辭。蓋附見於大誓焉。惡乎。猶何者也。孟子曰。君子不亮惡乎執。又云。惡乎宜乎。其爲文同也。或曰。惡。古通烏。烏乎。猶嗚呼也。長歎之辭。其行。謂天行。易曰。君子尙消息盈虛。天行也。行。讀如詩。寘彼周行之行。古音也。此經文之有韻者也。鑑。謂自鏡也。言惡乎爲君。

子乎。天有顯明之德。其所行甚章著焉。今爲君子鑑戒者。不遠。蓋在彼殷王紂爾。凡曰謂者四。皆述殷王之言也。暴者。收誓所謂暴虐也。不常者。康誥所謂惟命不于常也。九有。九州也。商頌曰。奄有九有。不順者。無逸所謂非天攸若也。祝斷也。公羊傳曰。天祝予。盤庚曰。罔知天之斷命。喪者。喪亡也。君奭曰。天降喪于殷。今言斷命而降其喪亡也。大帝者。猶湯所謂皇皇后帝也。蓋天亡殷而周受之。則君子之鑑可知矣。言鑑者。非誓師伐之之辭。而旣伐鑑之之辭。則史之附見也。其附見者。以發明大誓之意也。詩曰。殷之未喪師。克配上帝。宜鑒于殷。駿命不易。其是之謂乎。鑒與鑑通。○謹案大戴禮稱丹書曰。敬勝怠者吉。怠勝敬者滅。

此黃帝顓頊之道也。師向父以告武王矣。其道非開堯典之先者乎。尚書獨載堯以來。堯典之首。則曰。欽明。欽敬也。敬則明矣。詩所以言文王緝熙敬止也。孔子所以言敬而極之蠻貊夷狄也。朱子所以尊程子之主敬也。謂敬不可行。是怠勝敬矣。宜紂之滅也。雖然。喜怠者。豈不謂主敬之迂哉。嗚呼。是何其言紂之言而不懼也。斷多管反。不易之易以智反。顓頊音

專旭

述曰。此墨子非命篇所引大誓文也。蓋稱大誓之言而引之。其說爲非命者。墨子之蔽爾。引天行者。易剝象傳文。引周行者。詩卷耳文。詩蕩云。殷鑒不遠。在夏后之世。蓋周鑑可知也。鑑者鑒文之異焉。史記云。居今之世。志古之道。所

以自鏡也。唐相張九齡獻千秋金鑑錄。宋相司馬光脩資治通鑑書。皆自鏡之義也。引九有者。詩元鳥文。毛傳云。九有九州也。引天祝者。哀十四年公羊傳文。何注云。祝斷也。引宜鑒者。詩文王文。毛傳云。駿大也。丹書詳尚書大名疏。引敬止者。詩文王文。

附下而罔上者死。附上而罔下者刑。與聞國政而無益于民者退。在上位而不能進賢者逐。與音預

罔誣也。刑者。或死或不死也。附上而罔上者。無君也。故誅死焉。附上而罔下者。無民也。故服刑焉。與聞國政而無益于民者。曠官也。故黜退焉。在上位而不能進賢者。蔽賢也。故放逐焉。皆惡其爲小人也。易師上六曰。大君有命。開國

承家。小人勿用。蓋師終之戒也。此殆伐紂後告戒其臣者與。亦史之附見也。惡烏路反

述曰。此說苑臣術篇所引大誓文也。蓋說苑者劉向著焉。向以中古文校今文矣。然班氏稱向博極羣書者也。今未知其古文乎。其今文乎。其見之佗說乎。漢書武帝紀。元朔元年。有司奏議。與此略同。則用經之意而非明引之也。漢書注云。罔。誣也。或曰。夫不能進賢者。豈無不知所舉。非知而蔽之者乎。蓋此在曠官中矣。大學云。唯仁人放流之。迸諸四夷。不與同中國。言爲蔽賢者罪也。或曰。安知此經非言紂臣乎。蓋以牧誓攷之。紂臣多罪。是其罔下也。是其不能進賢也。然紂臣暴虐。豈惟無益于民邪。紂既不君。亦何

言罔上邪。

武成 逸文四條

武成者。伐紂而武功成也。鄭氏曰。武成逸書。建武之際亡。蓋亡於漢光武時矣。

述曰。鄭義詳書序辯。

惟一月壬辰。旁死霸。若翌日癸巳。武王迺朝步自周。于征伐紂。

旁與旁通霸音魄翌音翼

一月者。建子之月也。不言正月者。未改正朔也。漢志曰。周正月辛卯朔。又曰。死霸朔也。蓋辛卯朔。壬辰旁之。霸。古通。說詳康誥。翌。明也。與翼通。猶召誥言翼日也。朝。阜也。堂下。謂之步。說詳召誥。周。鎬京也。朝步自周者。明乎武王以。

伐紂告廟也。于往也。

述曰。此漢書律厯志所引武成文也。韋明釋言文。詩君子于役箋云。君子于往行役。蓋于者往也。

粵若來。二月。既死霸。粵五日甲子。咸劉商王紂。

粵。古通越。于也。言武王于是來也。猶召誥言越若來也。既已也。甲子者。卽牧誓所稱之日也。禮曰。子卯不樂。蓋桀以乙卯亡。而紂以甲子亡也。咸。同。劉。殺也。樂音所

述曰。此漢書律厯志所引武成文也。詩汝墳毛傳云。既已也。引禮者。檀弓文。咸。同。詳君奭疏。劉。殺。釋詁文。

惟四月。既旁生霸。粵六日庚戌。武王燎于周廟。翌日辛亥。祀于天位。粵五日乙卯。乃以庶國祀餗于周廟。燎力召反。餗音域。

惟與維通。周書世俘篇曰。維四月乙未。武王成辟四方。蓋
伐紂武成。武王成君爲天下王也。故於四月告廟祀天焉。
漢志曰。生霸望也。是月甲辰望。乙巳旁之。是也。禮曰。外事
以剛日。內事以柔日。今周廟內事也。而以庚戌剛日焉。祀
天。外事也。而以辛亥柔日焉。此非常祭也。一時之宜也。洛
誥曰。戊辰。王在新邑。烝祭歲。亦剛日也。召誥曰。丁巳。用牲
于郊。亦柔日也。皆非常祭也。燎者燔物以祭也。禮曰。以共
郊廟及百祀之薪燎。今燎祀者。以武成爲天下王而告廟
也。天位者。蓋周始祀天。圜丘未成。先爲天位于周也。猶召
誥亦位成而郊也。禮曰。郊之用辛也。蓋卜郊者。因武成辛
亥爲吉也。此祀天者。以武成爲天下王而告天也。禮曰。牧

之野。武王之大事也。既事而退。柴於上帝。謂此也。此武王
祀天之始也。乙卯者。內事以柔日也。祀。鼔常祭也。庶國者。
會伐紂之諸侯也。以者。左右率之以祀也。鼔。獲也。詩傳曰。
殺而獻其左耳曰鼔。顏氏謂獻于廟而告祀是也。樂記曰。
武王伐殷。薦俘鼔于京大室。

辟必益反共音俱。圖與圖同。大室之大音太。

述曰。此漢書律曆志所引武成文也。引外內者。禮曲禮文。
引薪燎者。禮月令文。圖丘。詳堯典類祭疏。引用辛者。禮郊
特牲文。引既事者。禮大傳文。以義詳召誥疏。鼔。獲。釋詁文。
引詩傳者。皇矣毛傳文。顏氏者。師古也。唐書有傳。今所引
者。其漢書注義也。引樂記者。今樂記無之也。蔡邕明堂論
稱焉。呂氏春秋云。武王克殷。歸。乃薦俘鼔于京大室。蓋與

樂記同。京者周之鎬京也。王制云。出征。執有罪反。釋奠于學。以訊馘告。詩魯頌云。在泮獻馘。皆于學言之也。而于廟可推矣。周官大司樂云。王師大獻。則令奏愷樂。注云。大獻。獻捷於祖。愷樂。獻功之樂。其義也。鄭志云。大司樂宗伯之屬。宗伯主宗廟之禮。故獻於祖也。是也。今所馘者。牧誓所稱多罪也。周書世俘篇云。惟一月丙午。旁生魄。若翼日丁未。王乃步自于周。征伐商王紂。越若來。二月。既死魄。越五日甲子。朝至接于商。則咸劉商王紂。又云。四月。既旁生魄。越六月庚戌。武王朝至燎于周。若翼日辛亥。祀于位。用籥于天位。越五日乙卯。武王乃以庶國祀馘于周廟。蓋與漢志引武成說同。武成言朝步自周者。以始行言。故其日癸

已也。世俘言步自于周者。以既至言。故其曰丁未也。大誓云。丙午逮師。丁未者。其次日也。若夫世俘篇言六月庚戌之燎者。其下又云。大師負商王紂縣首白旂。妻二首赤旂。乃以先馘入燎于周廟。此周書之雜而不經者也。互詳今古文大誓及牧誓篇。

血流浮杵。

杵昌呂反

杵。舂杵也。血流浮之。此史形容其戰功之辭。趙氏以爲言事過也。孟子曰。盡信書。則不如無書。吾於武成取二三策而已矣。仁人無敵於天下。以至仁伐至不仁。而何其血之流杵也。此孟子有爲言之也。以戰國策攷之。秦王使應侯責武安君曰。君前破韓魏之軍。血流漂杵。繇是推之。蓋戰

國嗜殺必有藉口於武成斯言者。故孟子辯焉。猶其明說詩者不以辭害意也。雲漢之詩曰。周餘黎民。靡有孑遺。孟子說之曰。信斯言也。是周無遺民也。蓋當不以辭害意也。聘禮曰。百名以上書于策。則策爲百字矣。孟子言二三策者。蓋以武成大略言之也。言取其大略云爾。其所謂血流浮杵者。則不盡信也。或以此謂孟子疑經。或以此謂孟子時尙書已亂。是不又以辭害意乎。故孔子之言。有子且辯其有爲言之也。

春音鍾有爲之爲去聲應平
帶漂音飄幽音櫛子音罕

述曰。此論衡語。增篇所引武成文也。蓋論衡者主充著焉。充在東漢之初。則猶及見武成也。易繫辭傳云。斷木爲杵。蓋所以春也。曲禮云。春不相。注云。相。謂送杵聲是也。釋文

云。相息亮反。趙氏之義釋孟子所言武成也。說文云。漂浮也。櫓。大盾也。櫓與櫓通。朱子云。子。獨立之貌。遭脫也。以意逆之。詩人之志在於憂旱是也。以禮檀弓攷之。曾子稱夫子之言云。喪欲速貧。死欲速朽。子游云。死之欲速朽。爲桓司馬言之也。喪之欲速貧。爲倣叔言之也。而有子則先辯之云。是非君子之言也。既而又先辯之云。然則夫子有爲言之也。注云。喪謂仕失位也。

揜詰

逸文一條

揜與奄通。蓋以成王踐奄而有是詰焉。

揜音奄

述曰。易彖傳云。困。剛揜也。釋文云。揜本又作掩。虞作弇。則揜古通奄也。成王征序云。遂踐奄。或曰。揜詰卽成王征也。

非也。此執書序百篇而言之爾。詳書序辯。

遂踐奄。

踐。履也。蓋物有履而滅之者焉。今謂成王履其地而滅之也。

述曰。此大傳所引揜誥文也。大傳之周傳。引揜誥而說之云。遂踐奄。踐之者。藉之也。藉之謂殺其身。執其家。豬其宮。今不從者。左傳言齊地云。蒲姑氏因之。則書序謂成王既踐奄。將遷其君于蒲姑者。是也。詩破斧疏引大傳而辯之云。傳謂殺其身。則奄君見殺。與序不同。傳非也。繇是言之。如傳說爲引成王征序者。則何以不同。序說乎。蓋伏生今文。無序也。蒲與薄通。大傳又以薄姑爲奄君名也。則宜不

同序說矣。明此所引而說之者。揜誥文也。殆伏生壁本之殘而不能成篇者也。踐履。說文義也。詩行葦云。牛羊勿踐履。蓋戒其履而滅之也。互詳書序辯。

君陳

逸文三條

書序曰。周公既沒。命君陳分正東郊成周。作君陳。蓋正長也。成周在洛之東。故繫之曰東郊。成周之正。王官之長也。此君陳奉王命爲成周之正。而告庶邦之臣者與。若酒誥。庶邦之臣也。故其辭稱爾君焉。長丁文反

述曰。詩雨無正。鄭箋云。正。長也。成周詳書序辯。

爾有嘉謀嘉猷。入告爾君于內。女乃順之于外。曰。此謀此猷。惟我君之德。於乎。是惟良顯哉。女音汝。於平音鳴呼。

此稱爾君者明乎君陳告庶邦之臣也。如告庶官而入告我王。則當皆言我君矣。今告庶邦之臣。則曰爾君。庶邦之臣自稱。則曰我君。蓋天子君天下。諸侯君其國焉。君陳言此。則入告我王者。不亦可推乎。故禮記引此。以明善則歸君也。嘉善也。謀以事言。猷以理言。鄭氏曰。猷道也。於乎。是惟良顯哉。美君之德。是也。蓋良者君德之良也。大誓曰。惟予小子無良。以此見君德當良也。顯者我君良德之顯也。述曰。此禮坊記所引君陳文也。蓋稱君陳曰而引之。鄭注云。君陳。蓋周公子伯禽弟也。詳書序辯。釋詁云。嘉善也。繇道也。猷與繇通。釋詁云。猷。謀也。蓋散文則通也。今對文則異矣。鄭義釋坊記所引文也。釋詁云。元良。首也。詩角弓鄭

箋云。良善也。易象傳云。大哉乾元。又云。首出庶物。易文言云。元者善之長也。易說卦云。乾爲君。爲首。言君德之良善也。詩鶴之奔奔云。人之無良。我以爲君。則君德當良矣。春秋繁露云。春秋之義。臣有惡。君名美。故忠臣不顯諫。欲其由君出也。遂稱我君之德而上之文而引之。且說之云。此爲人臣之義也。古之良大夫。其事君皆若是。蓋董子言良臣也。其言不顯諫者。亦自一端言之爾。皋陶謨云。股肱良哉。今以良臣之顯者言之。亦謂人臣相告之辭也。

未見聖。若己弗克見。既見聖。亦不克由聖。

此言信道不篤者也。若如克能也。如己弗能見者。願見之甚也。由從也。鄭氏謂用也。己亦不能從而用之。則豈惟見

猶未見乎。而念聖之心自是止矣。

述曰。此禮緇衣所引君陳文也。緇衣云。大人不親其所賢。而信其所賤。遂引此文以明之。則信道弗篤。蓋其本義也。鄭義釋緇衣所引文也。釋詁云。由從自也。則由亦從也。由用。詩君子陽陽傳義也。今兼訓之。欲其尤易明也。

出入自爾師虞。庶言同。

鄭氏曰。自。由也。師。庶皆衆也。虞。度也。言出內政教。當由女衆之所謀度。衆言同乃行之。是也。蓋君陳爲成周之正。而告庶邦之臣者。於此其可見與。季漢武侯發教與羣下曰。董幼宰參署七年。事有不至。至于十反。來相啓告。明衆謀之出入也。

內音納

述曰。此禮緇衣所引君陳文也。鄭義釋緇衣所引文也。虞度釋詁文。引武侯者。見三國志。幼宰者。童和之字也。

畢命

逸文一條

史記曰。康王命作策畢公。分居里成周郊。作畢命。蓋命畢公。以分成周郊之居里也。

述曰。史記與書序同。詳書序辯。

惟十有二年。六月。庚午。朏。王命作策。豐刑。

朏方尾反

十有二年者。漢志謂康王也。朏。月出也。說詳召誥。策者。策命畢公而治洛之成周也。豐。邑名。刑。灋也。詩曰。儀式刑文王之典。蓋分成周郊之居里。其猶孟子言文王制其田里者與。此殆以文王作豐爲灋也。詩曰。作邑于豐。今言作策。

而特曰豐刑焉。則豐刑者畢命策中之大要也。洛誥曰。王命作冊。逸祝冊。惟告周公其後。亦大要也。冊與策通。多士曰。爾不克敬。爾不啻不有爾土。予亦致天之罰于爾躬。今爾惟時宅爾邑。繼爾居。爾厥有幹有年于茲洛。故畢命猶分居里焉。

述曰。此漢書律厯志所引畢命文也。漢志言劉歆三統術者。謂康王十二年。六月。戊辰朔。三日庚午。則稱畢命豐刑曰而引之。夫畢命今古文皆無之也。漢志得引之者。殆孔氏壁本之殘。而不能成篇者也。大傳引九共及帝告文。亦伏生壁本之殘也。今大傳無引畢命文。其出於孔氏者歟。此史記錄湯征之例也。或曰。書亡篇之逸文。見於他說者。

也。其疑劉歆之僞者，非也。詳僞古文書疏。稱漢志所引文策下有書字。蓋疏之衍文也。以洛誥例之。言作策則書在其中矣。唐書麻志言僧一行以康王十二年爲乙酉歲焉。此据竹書紀年推之爾。史記三代世表共和庚申以前固無甲子紀年也。經曰豐刑。蓋二字句也。引式刑者詩我將文。毛傳云刑癘也。引作豐者詩文王有聲文。豐邑詳召誥疏。

君牙

逸文一條

君牙臣名。書序謂穆王命之爲大司徒也。蓋史以臣名名篇。

述曰君牙詳書序辯。

夏日暑雨。小民惟曰怨。資冬所寒。小民亦惟曰怨。

資如字讀

資取也。謂取而用之也。越語曰。夏則資皮。冬則資絺。蓋資皮則資冬矣。資絺則資夏矣。祈者祭而求之也。祭癘曰。相近於坎壇。祭寒暑也。周官大祝掌六祈。四曰禱。左傳曰。日月星辰之神。則雪霜風雨之不時。於是乎禱之。是祈寒暑也。今經之言互文也。言夏日而暑雨。小民苦之。則惟曰怨焉。以爲祈暑不可也。將取於冬而祈寒乎。小民又苦之。則亦惟曰怨焉。今互言之。蓋曰。冬日寒雨。小民惟曰怨。資夏祈暑。小民亦惟曰怨。故緇衣引此。以明君以民存亦以民亡也。鄭氏曰。言民恆多怨。爲其君難。是也。然則君不當如寒暑之中而和民乎。

稀音希相近如字
讀大音太崇音詩

述曰。此禮緇衣所引君雅文也。鄭注云。雅。書序作牙。假借字也。君雅。周穆王司徒。作尙書篇名也。此言作者。謂以臣名作篇名焉。攷工記云。或通四方之珍異以資之。注云。資。取也。亦稱杜子春說以越語者矣。越語注云。資。取也。絺。葛也。精曰絺。麤曰綌。說文云。祈求福也。祭灋言相近者。鄭讀爲禳祈。亦祈寒暑也。其無乃破字歟。張子讀如字。是也。詳堯典六宗疏。引左傳者。昭元年文。詩雨無正序云。雨。自上。下者也。說文云。凡雨之屬皆从雨。絺。是言之。古者四聲。其義皆通焉。夏雨之雨。上聲。雨雪之雨。去聲。此後世之讀云爾。說文云。雪。凝雨。凝。古作冰。釋名云。雪。綏也。水下。遇寒氣而凝。綏。綏然下也。今以互文言之。言寒雨。則雪在其中矣。

故經之爲文。至文也。雖一字。安能動乎。康誥云。民情大可見。小人難保。多怨故也。鄭義釋緇衣所引文也。又鄭云。資當爲至。齊魯之語。聲之誤也。祈之言是也。齊西偏之語也。故鄭云。至冬是寒。小民又怨天。江氏云。鄭君北海高密人。居故齊地也。齊與魯鄰。是以悉齊魯之方言也。今不從鄭者。傳經。非惟以言傳也。言傳亦非必方言也。不有古本在乎。苟如字而通焉。古義將在斯矣。奚其破字爲也。

蔡仲之命

逸文一條

左傳曰。管蔡啓商。甚閒王室。王於是乎殺管叔。而蔡蔡叔。以車七乘。徒七十人。其子蔡仲。改行帥德。周公舉之以爲己卿士。見諸王。而命之以蔡。蓋蔡仲之命也。

甚音忌。聞去聲。蔡蔡叔上。

蔡字素葛反。乘去聲。行去聲。帥音率。見亦燕反。

述曰。引左傳者。定四年文。杜注云。基毒也。蔡蔡叔。上蔡字。杜注云。蔡放也。

王曰。胡毋若爾考之。違王命也。

胡。杜氏謂蔡仲名也。毋若者。命戒之辭。爾考者。胡之父蔡叔度也。違王命者。蔡叔從管叔以殷畔也。易曰。幹父之蠱。用譽。故曰。幹父用譽。承以德也。其王命蔡仲之義乎。蠱音古

述曰。此定四年左傳所引文也。蓋稱其命書云而引之。杜氏之義。釋左傳所引文也。引易者。蠱六五文。易序卦云。蠱者事也。易雜卦云。蠱則飭也。蓋事壞則飭之矣。或曰。論語云。三年無改於父之道。何也。蓋曰父之道者。游氏所謂當

改而可未改者是也。春秋文公十有六年。毀泉臺。公羊傳云。何以書。譏。何譏爾。築之譏。毀之譏。先祖爲之。已毀之。不如勿居而已矣。夫勿居者。徐改之也。言祖則父可明也。苟父之喪未三年。而遽毀之。不尤譏邪。若夫父違王命。當遽改者也。故蔡仲之命。於是乎戒焉。